



□ 12  
3172  
10



門 12  
3172  
卷 10



四書講義續困勉錄卷目

卷之一

大學

卷之二

中庸

卷之三

上論

學而

為政

八佾

里仁

公治長

雍也

續困勉錄卷目

甲三十八番

述而

泰伯

子罕

鄉黨

卷之四 下論

先進

顏淵

子路

憲問

衛靈公

季氏

陽貨



微子

子張

堯曰

卷之五 上子孟

梁惠王

公孫丑

滕文公

卷之六 下子孟

離婁

萬章

告子

盡心

大學講義續困勉錄卷一

當湖陸隴其稼書纂輯

受業 席永恂漢翼 叅閱

叔祖陸公鏐蒿菴編次

王前席漢廷

男宸徵直方

外孫李 文洽立誠

姪 禮徵用中

文瀚南臯 仝較訂

寬徵觀上

大學

陳幾亭曰大學述尚書之意散者彙之六十四大象發卦意玄者切之

大學之道章 蔣丹生日通章總要得聖人爲初學入門指點路徑底光景方是精神語氣所在○滄柱曰章句以至善爲事理當然之極似乎至善徒涉乎外據或問

及玉溪盧氏解則講至善處須兼內外二義。○又曰朱子謂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之地。是要其極致而言。其甘泉謂至善為明新之下手處。即所謂隨處體認天理。又謂止至善為一章大頭腦。下文俱承此說去。據此似與朱子不同。○按李敬子問至善乃萬理明盡。各造其極。然後為至。朱子答曰。至善是自然底道理。如此說不得。見文集六十二卷。則知朱子講至善亦不是要其極至而言。滄柱誤。甲寅四月。○又文集五十卷。答周舜弼云。一事自有一事之至善。如仁敬孝慈之類。○語類曰。知止至能得。是知至意誠中間事。○朱子答李敬子曰。知有淺深得有大小。難以一槩論也。○滄柱曰。靜屬心安屬身。大全或問及蒙引存疑皆如此解。確不可移。俗

見避下文心身遂用中懷我躬等字替代。可笑。○程明道曰。得而後動。與慮後動異。得在己。如自使手舉物。無不從慮。則未。在己。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大儒學粹。○滄柱曰。章句將此節只作結上文。大全盧氏又將先後二字起下文先後意。作者因補出先中有後。後中有先。但依註還作結上為平正。○用晦曰。知字在本節重。全章不重。此只說知得先後。便可近道。猶中庸知遠云云。可與人德同也。知止知至兩知字。經意所重。與此知字不混。○摘訓曰。近時以六箇先字。應知所先。以七箇后字。應知所后。此起於盧玉溪黃洵饒之誤。那先后二字。及六先字。是活字。俱著力說。這七箇而后字。乃死字。通是虛說。與知止條之而后同。與知所先後後字

不同。况先後乃一時事。以此爲先。則必以彼爲後。六箇先字內已藏有後字在。又何必遠取下節不相類之。而后字而強以應先後之後哉。然則知所先後。搭下兩節。其意當云何。上節述古人知所先後之功。下節則推古人知所先後之意。○用晦曰。若說借物理以反求己知。卽成假合。卽是義外。要之本無二理。明彼卽曉此。更無內外精粗之別。○理學宗傳朱子答江德功云。謂老佛之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此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爲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不食而自以爲飽。則其飽者病也。○象山之頓悟。介甫之偏信。皆是不能格物。○按語類論格物致知不同。一云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又云一事一物。

上理會得到。亦是知至。一云致知格物。只是一箇。又云或謂物格而知便至。如此則與下文而后之例不同。曰看他文勢。只合與下文一般說。皆宜以後說爲正。又知至說見上論一貫章。○辛未篋中集評物格而后知至節。曰黃氏洵饒分上節爲知先。此節爲知後。於義絕不可通。知所先卽是知所後。上文已盡之矣。此只是覆說一過。以見其說之不可易耳。玉溪盧氏所謂順推功效者。其悠謬與黃同。○語類曰。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知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仇云。若論良知本體。徹內徹外。徹始徹終。不特該及誠正修。并齊治平。無非一知之所貫。若論大學工夫。則誠意自有爲善去惡之功。正心自有存養省察之功。修身

自有謹言慎行之功。却非一知可盡。故章句可得二字。最有體貼。時文偏重知至者。未合朱子。并不合經傳。○用晦曰。本字對家國天下說。不可對物。知心意說。時文每並提以出本字。最無理。王前庸自天子一節文云。由物格而至齊治平。大學之教。必汲汲於格致。誠正以修其身。豈無謂乎。○先將修身合格致誠正提清。以下便不費詞說。最得法。而處處是條目神情。不混入綱領去。尤全神生動。○壬辰史泰曰。有知止之修。有得止之修。康誥曰。克明德章。語類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二句便是。顧認模樣。○滄柱曰。自明作為仁由己。無可他誘說。雖本大全。但臨川虛齋兩氏說。却不如是。湯之盤銘曰。章。盤銘與切磋琢磨之義有別。切磋琢磨。

是益致其精之意。盤銘是不間斷之意。○百方家問答。問翼註說。苟日新三句。謂前一新字。是汗者復潔。後一新字。是潔者不復汗。只一意。說叢曰。苟日新。不是尚有欠缺。但不日日又日。則新者亦可復汗。故又要新。其實不曾於日新上加得毫釐。然否。張侗初曰。依此說。則三句並無分別。只消說苟日新一句足矣。何用再贅下二句。蓋義理無窮。學無止息。在前日以前日之新為新。在今日又以前日之新為故。在明日又以前日之新為故。日日新。比苟日新。又別。又日新。比日日又別。乃是一日新。一日也。愚按。侗初此說。不是。只依翼註說。叢為是。辛酉三月。○第三節不要泥新命。只要想文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便是自新之至。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此便。

是。新。民。之。至。下。世。下。年。之。基。已。定。於。此。傳。意。自。重。命。之。所。以。新。原。不。重。新。命。正申十一月

邦畿千里章

附滄柱曰敬止二字敬屬心止屬事文王

之心無在不敬故見於事者各得其止為君而止仁是敬以為君而止於仁也又云緝熙敬在心止在事○又曰緝熙敬在心止在事此句以敬為主自其敬存於心而無一念之間斷者則謂之緝自其敬存於心而無一私之遮蔽者則謂之熙合緝熙以言敬總是說無不敬耳惟其心無不敬故見於事為者自然知明處當而各得所止矣觀章句釋以無不敬詩傳解為不已其敬便知上三字當合看大全小註謂緝熙是工夫敬止是效驗者固未的確即存疑以敬止為緝熙之實亦未分曉

○按仇此說與愚意不同愚前有辨詳天蓋樓偶評中

○蔣丹生曰艾千子云與國人交勿重為人君意作朋友之交為是然不必泥賢者多聞當時友邦冢君凡西伯部中八百諸侯皆國人也○用晦曰此節章句全無根敬止義近文因仍萬曆已酉北元之謬○滄柱曰經文大學之道統三綱八目時文或以大學證道學經文修身為本兼格致誠正在內時文或以修身證自修皆牽強支離○附熊伯甘曰學修中即有恂慄威儀譬如月光微分弦圓不分體用○幾亭曰大學云盛德至善孟子云盛德之至盛德固有未至者盛對衰薄言至者中之謂也忠信敦厚清高絕塵皆可稱盛德然小有不合於中便非至善未可謂盛德之至不但不及者非至



即稍過者亦非至也。如伯夷柳下惠皆是。○滄柱程墨文徵評曰：或以敬字為主，從來註解有之乎？答曰：扭捏敬字為主者，皆借先賢註疏以伸己說耳。按大全小註或問切磋琢磨是學者事，而盛德至善乃指聖人言之何也？朱子曰：後面說得來大，非聖人不能。此是連上文文王於緝熙敬止說。然聖人也不是插手掉臂做到那處也。須學始得。今按此說只是言欲如文王之各得所止，當由學修以至之，非謂文王是敬止。武公亦是敬止也。又按存疑云：嚴密武毅只是一箇敬，誠中必形於外，自然有威可畏，有儀可象，而嚴敬著之於外，此亦只就恂慄威儀上說箇敬字，亦未嘗以敬字貫學修也。若云敬之一字是聖學之成始而成終者，遂欲以一敬字

扭合兩節。然則推之大學一經十傳，中庸三十三章論語二十篇，孟子七卷，與夫五經廿一史，何不可以一敬貫之乎？須知此章是為止至善而發，此節是為明明德之至善而發。若謂傳者此章之意，專重在敬止上，予不敢阿徇時見也。○仇又云：武公自做得武公事，未嘗拘拘效法文王。今人因傳者連引兩詩，遂謂武公效法文王，牽合兩人，却非事實。  
聽訟吾猶人也。章天蓋樓載祝瑞宸自記曰：此是釋本末不重知字。知本是夫子知本章句中，可以知本末句知字是找在言外，以明釋本末之義。○用晦曰：此章只重本字，不重知字。此知字與經中知所先後知字相應。與致知知字無涉。人多誤看亂粘，因有纏入格物者，并

有謂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者。一派胡說。其原亦起於新建。毀朱子補格致傳。而卽欲以衍文結語當之也。凡經傳中字同義別。皆宜一一辨析。令如淄澠之不可混。於此不通。不特時文字見字胡纏。如後世學者之。以習靜爲主靜。以良知爲致知。皆不辨字義而妄援立說。正夫子所謂不知而作也。儒者不可以不戒。○仇曰。以物有本末爲格物。註解說本虛齋。

聞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章。瞿元立曰。古之人其言物也。猶言道也。禮縮衣言有物而行。有恆哀公問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屠蒯曰。禮以行事事有其物。晏子曰。禮之善物也。○按有物有則。雖稱物猶之稱道。然不言道而言物者。道虛而

物實也。

所謂誠其意者章。用晦曰。此章專釋誠意。人但知分出致知。不解分出正心。依各傳例。當云所謂正心。在誠其意者。而此章不然。蓋有義也。○又曰。大學誠字。與中庸誠字不同。中庸誠字。可以單舉。乃實理實心實德之美名也。兼大學誠正修等義。大學誠字。貼定意字。不可單舉。但作實字解。蓋意之善不善。是致知條下事。此但說實用其力耳。實便白慊。不實便自欺。欺慊之分。獨中自知。故功在慎獨。今人都將誠字作善字解。與中庸義相似。因欲於獨中分別出善不善來。却誤入致知傳矣。又因註有人所不知而已。獨知兩知字。遂亂拈致知。其謬始於韓求仲。不知此兩知字。指其地言。卽中庸所謂人

之所不見也。○滄柱曰：專重致知，說起陽明而韓求仲文因之。○用晦又曰：誠意只是實用其力，所以用力不實者為自欺。去欺之法在慎獨，非慎獨即誠意也。時作看獨字蒙混，意似誠其獨者，則謬甚矣。○又曰：慎獨句獨字中只辨實不實，不辨善惡。辨善惡乃致知事。註中知為善去惡句是承致知說來。○滄柱謂一念初萌，只有善惡兩端，未至欺慊並起於戒自欺處，方見自慊如何於獨中夾入欺慊，此說與用晦異。○又評丙辰房書曰：獨知之意自始念以至應事皆貫其中，但論下手尚在初發念頭時，故註指為謹後。若欺慊對舉，猶落後一層也。○畢竟依用晦就欺慊說為是。○蔣丹生曰：按朱子語類說自欺有四樣：一是專事掩覆於外，一是苟且

自慢，一是有所為而為，一是始勤終怠。看來苟且自慢也知為善去惡，却帶了些沒要緊的意思，此是自欺之根。雖一時奮發久之依舊看他沒要緊，這便是始勤終怠。既然如此做件好事，決然有為而起，不然他看得沒要緊便不做了。自此以往真意漸衰，假意漸盛，掩著之弊勢必至矣。四者相因，只起於苟且自慢。故註中苟且二字極重。始勤終怠伏於苟且之中，徇外為人，是小人掩著始事禁止時，是要禁此三者。○愚按語類云：自欺未說到與人說時方謂之自欺，只是自家知得善好，要為善，然心中却覺得微有些沒緊要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偽不實矣。看此條則知註原重苟且二字。蔣氏此段最明。○語類又云：欺人亦是自欺，此又是自欺之

甚者。便教盡大地只有自家一人。也只是自欺。○用晦評癸丑房書首節文云。獨只是意初發時。人所不見處。蓋意之誠。直貫至事為顯現。都是如好好色惡惡臭。到必得決去方足。而方其起念隱微之際。一有不實。便不能到。必得決去田地。故必慎其獨。看註中下一地字。則獨字指人所不見之時境言。卽與下節閒居相照。非謂心有獨體。知有獨覺。復說到致知甲裏去也。○按依呂說。獨字則意是心之初發。獨又是意之初發。如此方與蒙引合。丁巳九月。○順治壬辰胡文學曰。有處靜時之獨。亦有處動時之獨。○用晦舉選評曰。誠意先致知。不是要知來監察意之善惡。只是日常間道理明白得盡。到發念時。自然該好者好。該惡者惡。發來不錯耳。人多

誤解。致知是發意時返照之用。於是將誠意傳中慎獨打混。以獨為本體。有謂卽是致知者。有謂真知卽誠意者。甚有謂意乃心之所存。卽是獨體者。其謬亂皆從此出。只是本文不曾明白耳。○附熊伯甘曰。慊字。開良知教門。獨字。開主靜教門。慎字。開主敬教門。○此節蓋惟恐人之恃其知。故云。若以知言。則小人何嘗不知揜不善而著善。此亦入聖之階也。第小人理欲交待。不能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耳。○癸丑九月。○熊伯甘曰。見君子而後掩然。不是剝後之復。但小人不知乘此急翻筋斗耳。掩之心。仍是惡臭之心。著之心。仍是好好色之心。○又曰。著其善。勿太看壞。如五霸假之。亦有仁聲義問之宣布。只是本原欠真。故曰慎獨而後可以行王道。

○人知此章當從致知後說。故時文便云庸人之為惡。每由於一念之誤。然可謂之誤。不可謂之欺。奸回之嫉。善必積於念念之迷。然可謂之迷。而不可謂之欺。此又不然。庸人奸人。雖未嘗致知。豈獨無良知乎。非自欺而何。但又另是一種自欺耳。癸丑十月自欺。即呂簡叔所云瞞心昧己。○滄柱曰。觀上文人之視己。則獨居中。明有指視之者。善不可著。而惡不可掩。明是十目十手。交為指視。傳者引曾子平日之言。乃緊照上文。以證獨之可畏。時文必說意中自有指視。不必他人指視。反覺寬而不緊。○又曰。此節主意。頂上文來。須承自欺。不承自謙。既自謙矣。又何畏於指視乎。時文並承者。不通。○辛未揚名時。講曾子節。不獨自欺之。小人有此一境也。凡

獨皆然也。題原有兩說。一主自己之指視。一主在人之指視。以上文觀之。主在人者。是正說。蓋此與中庸自不壬申同也。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章。語類曰。那事不是心做出來。如脩身如繫矩。都是心做出來。但正心却是萌芽上理會。若脩身與繫矩等事。却是各就地頭上理會。○又曰。意既誠矣。後面忿懣親愛等。是安頓不着。便是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蒙引解聖經正心曰。正心。正是尊德性工夫。所謂存心也。○第五章或問。言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分事為念慮為二項。亦即經中分心身之旨。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章。魏莊渠曰。有所說得重之。

其所說得輕大偏已去。防有小偏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章。滄柱十三科大題文徵評。曰興仁興讓。尚在下文。此處遽言上以孝感。下以忠應。云云。不既預侵下文乎。說者不得其旨。欲姑避下文。謂此只論理。不論效。猶云我之孝。即國人之所以事君耳。欲不涉君子。不涉國人。懸空說簡理。俱無着落矣。况君子教國人。是教以孝弟慈。而時解却是教以事君之忠。事長之順。使衆之惠矣。遺却人人自有之孝弟慈。而專欲其尊君順長惠衆。可乎。且有君可事。有長可事。有衆可使。乃在官居位者事。於國之民何與。豈教國者。專在臣而不及民乎。種種說不去。予考大全蒙存孝弟慈及事君事長使衆。皆主君子言。此推成教於國之本也。言

忠孝一理。君子能孝以事親於家。即其所以行之於國。而爲事君之忠者也。弟順一理。君子能弟以事兄於家。即其所以行之於國。而爲事長之順者也。慈惠一理。君子能慈以字幼。即其所以行之於國。而爲使衆之惠者也。孝弟慈。君子之本身立教。而標準於國人者也。乃其行之國者。又能事君事長。使衆各盡其道。此所以能感動衆心。使人皆知孝弟慈。而興起仁讓也。故下文遂推言教成於國之效。如此分別。方見題之真解。三十年來。誤於說約。致晦書理。爲可恨耳。○又云。即專指君子身上看。尤有着落。蓋君子行於家。而爲孝弟慈。推於國。而爲忠順愛。正是教國之本。操之於上處。○又云。近日依說約。將孝弟慈三項屬教家。指君子說。將事君事長使

衆屬成教於國。指國人說。亦自簡捷。依蒙引存疑。孝弟慈是君子齊家事。乃化民之本。而以孝事君。以弟事長。以慈使衆。是君子施之於治國。乃臨民之道。由此國人莫不孝弟慈。是成教於國。蓋教是教。以孝弟慈。非教以事君之忠。事長之順。使衆之惠。此說尤爲斟酌。今說約通行。世所共習。似難頓改耳。○按此意。滄桂於子丑文。徵內發明。尤詳。亦不難改也。○滄桂子丑文。徵評云。此題之解。說約誤人不淺。以孝弟慈屬君子。以事君事長。使衆屬國人。應上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說據此。是君子齊家於上。國人成教於下。明明涉效驗矣。而却又謂指理而不及效。豈不自相矛盾。其不通者一也。且未言立教之本。而先言成教之效。預侵典仁興讓節。言無序。

其不通者二也。君子教國人是教之。以孝弟慈。故下章云。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正見由家而國。由國而天下。皆教民以孝弟慈也。今謂君子孝於親。所以致國人事。君之忠。君子弟於兄。所以致國人事。長之順。君子慈於幼。所以致國人使衆之惠。是不以孝弟慈成教。而以忠順惠成教矣。其不通者三也。况所謂教國者。通一國之人民言。今顧氏分作三層看。謂我之上有親。我之下有臣。臣之事上有君。有長。臣之使下。又有衆。則是所教者。專在國之臣。而不及國之民矣。其不通者四也。朱子章句云。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也。此句固屬君子說。下云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不曰國人之所以事君。事長。使

衆者而曰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亦明指君子治國之道言矣。下又云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不曰此所謂家齊於上云云。而曰此所以家齊於上云云。分明是就君子身上說。以見教所由成者。皆原於此。若依說約則與章句不合。其不通者五也。或曰大全載朱子一說云。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此道理皆是我家做成了。天下人看者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此條似與說約相同。曰朱子之說。或有一時問答而非生平定說者。觀朱子又云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面便說所以教者如此。此三者便是教之目。按此說確與章句相符。觀者固當擇此而去彼也。或曰孝所以事君則是諸侯之上必有天子。慈所以使衆則是諸侯之下

必有百姓若弟所以事長一句。其說似乎難通。曰弟以事兄。此以家言也。至於在國則大賢而爲師事。與夫大國之君方伯之長。皆所謂事長也。其說固不難通矣。或曰然則治國之事專王諸侯言。而無與於天子。亦安見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乎。曰傳中所言大槩泛論其理而不必泥於其詞。此章言治國而引堯舜爲證。下章言平天下而引秦誓爲證。正見其理有相通而不必判其孰爲天子。孰爲諸侯。况大學之教自天子以至公侯卿士。莫不從事於此。則凡爲君爲相而有治平之責者。皆當講求其義。安可執一以論哉。或曰以孝弟慈及事君事長使衆皆屬諸君子。其說果何所據。曰自大全吳氏及蒙引存疑集說皆然而說約起於近世之新解。



故不足信也。吳氏季子云：孝於父者無愧，則施之事君必能効責難而盡陳善。弟於兄者無歉，則施之事長必能守靖共而崇推遜。慈於子者無缺，則施之使衆必能充泛愛而廣博施。事君事長使衆，其節目甚繁，施爲甚悉。然本原所在，固已具於一家之內，而不待他求也。蒙引云：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正說出國家一理。蓋言君子之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正以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也。孝者所以事君，只做一人說。孝弟慈，此人也。事君事長使衆，亦此人也。孝弟慈以家中之事言，事君事長使衆以國中之事言。又云：孝本家之所以事親者，然而國之所以事君者，卽在此矣。弟本家之所以事兄者，然而國之所以事長者，卽在此矣。

矣。慈本家之所以字幼者，然而國之所以使衆者，卽在此矣。此之謂家國一理。本文三箇所以字，可玩味。又云：此不是推孝弟慈以事君事長使衆，只是我能孝弟慈，則事君事長使衆道理，無已在此。不待外求也。是謂一理。故或問不曰事君之忠，而曰事君之孝，不曰事長之順，而曰事長之弟。又云：成教於國，不是教國人事君事長使衆也。凡吾所以事君事長使衆處，自有以教國人也。此節非是正言齊家以治國處，乃是究言治國之所以本於齊家也。蓋家國無二理，齊治無二機也。存疑云：孝者所以事君三句，是解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處。言君子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何也？蓋家國一道，在家之孝，卽國之所以事君之忠也。在家之弟，卽國之

所以事長之順也。在家之慈，卽國之所以使衆之惠也。孝者所以事君，君子能孝以教家，在國必能忠以事君。而教國人孝矣。弟者所以事長，君子能弟以教家，在國必能順以事長。而教國人弟矣。慈者所以使衆，君子能慈以教家，在國必能惠以使衆。而教國人慈矣。此所以不出家而教成於國也。又云：或疑不曰孝者所以事親，而曰孝者所以事君，何也？曰：若說所以事親，只是家中事，不見得家國一理。意必曰：孝者所以事君云云。然後見得在家事親之孝，卽在國事君之忠。家國一理之意，爲顯耳。曰：此見家國一理是也。其教國人，是教之孝弟慈乎？抑教之以事君事長使衆也？曰：教以孝弟慈，曰：旣教以孝弟慈，則事君事長使衆如何教之？曰：君子教國。

必然修命令政教，使人孝弟慈，然引導之本全在躬行。孝弟慈以教於家上，故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然非在國居位任事，事君事長使衆爲民之標準於上，則在家之教亦無由推及於民。故治國君子孝弟慈以教於家，國之民旣有所感發矣。及其於國也，忠以事君，順以事長，惠以使衆，又足爲民之師表。故民望其事君事長使衆，咸勃然興起於孝弟慈。蓋忠孝一道，未有上以忠帥民而民不興於孝也。况在家先已有孝以帥之乎？弟順一道，未有上以順帥民而民不興於弟也。况在家先已有弟以帥之乎？慈惠一道，未有上以惠帥民而民不興於慈也。况在家先已有慈以帥之乎？孝弟慈以教於家者，乃平時之事，以見

經國金卷一  
教之所由立事君事長使衆以教於國者乃臨時治民之事。以見教之所由行也。已上三說可謂最明。集說大約相同。此足以闡近說之訛矣。○滄柱又曰。孝者三句。或謂不可說涉感應之效。彼意以仁讓節爲效。不可預侵故也。不知仁讓節是言興起之速。以喚出機字。固不必以效在下而拘拘避實蹈虛也。○用晦評癸丑房書曰。看註云。孝弟慈。君子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所以者也四字。語意最明。故三者字。不是指人。不是指事。只就家字中指出三件道理。如云家之所謂孝也者。卽國之所以事君者也。云爾。時解誤看註中君子修身句。遂將孝弟慈屬君子。下三句屬國人。說來竟犯第三節效驗矣。於是又有謂上下句俱就君子身上說者。亦非也。

君子固孝弟慈。家人亦教此孝弟慈。國人亦教此孝弟慈。卽至天下家家孝弟慈也。只完得家底道理。若事君事長使衆。乃是國底事件。亦君子與國人共有的。不專指君子也。行文直當撇開君子國人。竟講家之有孝弟慈。卽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何等明白直捷。○晚村是本陳紫峰淺說解。○朱子文集卷五十二。答汪長孺別紙論此。末云。此間諸朋友說多未合。更俟商確也。蓋朱子此時尚未有畫一之說。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章。施虞陽說林講首節云。所謂云。國者何也。孝弟慈。人心所同然也。先將人心同然意提起。最妙。○滄柱曰。於國言教。而於天下言政者。

蓋國近而天下遠。國狹而天下廣。近而狹者。風化易同。遠而廣者。政事多端。此絜矩之道。獨於平天下言之也。故作文言家國無異心。則可。謂治平無二道。則不可。○滄柱曰。君子以位言。乃平天下之帝王。本題有字。是言。君子當有此道。非謂君子能有此道也。諸作推高君子。將有字。看得現成者。非是。○熊伯甘曰。民好民惡。俱從君子心中作淵默內照中。現出笑啼觀。方看得細。○胡統虞此菴曰。說者謂我之好惡。何不可同於民。不知好風好雨。南北燥濕。卽在民已不能同。而欲上下之能同也。此實難矣。卽使能同。待得民好乃好。民惡乃惡。則君門萬里。何時膏澤得下於民。○用晦曰。所好所惡。時移俗變。誠求甚難。○又曰。泛向設施處。講愛民如子。好惡

與同。話頭極其至也。只到得漢文帝。唐太宗而止。非三代之治平也。緣此心先不是。○摘訓曰。若有一个臣。是假設之言。不必論就賢。臣說斷斷是一个臣。媚嫉亦是。一个臣。○又曰。斷斷句。言其德之純。休休句。言其量之弘。容賢須兼此二意。不可單重在其如有容焉。上媚嫉之人。則無斷斷之德。休休之心者也。○按有容內有作用。於有技則駕馭之。於彥聖則維持之。如武侯之於延儀。玄齡之於王魏。若唐有盧懷慎。宋有畢士安。雖心無媚嫉。然能容止是耳。○順治己丑。劉子壯論妨賢之害。曰。彼有深動乎人主之術。亦自托於愛惜人才。慎重名器。以陰濟其不容一人之心。是豈必躬爲驅斥。而高人以廉恥自引。彼有大過乎人之才。亦自托於興復古典。

專攬大權。以陰成其不可一世之志。是豈必盡人猜嫌。而當官以牽制自畏。○又云。古有以君子而誤用小人者矣。或求治之急。或憐才之深。而遂爲其所乘。古有以小人而陰用君子者矣。或因之以爲名。或委之以救敗。而乃爲其所誤。○大全辨芑山張氏曰。常安民貽呂公著書曰。去小人不難。而勝小人爲難。陳蕃竇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竄移淪沒。今怨忿已積。一發其害必大。○按安民此論。則去小人而不能勝。小人尚爲至憂。况於退而不能遠者哉。○用晦墨選評曰。以上言絜矩言好惡之公私。此節言忠信。又從公私中推極誠僞敬肆之分。蓋所以行此好惡之公者。

也。猶云。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愚按。用晦又言。大道是修己治人之術。卽明德新民也。不是絜矩之道。絜矩只是新民一邊事。愚謂不然。絜屬新民。矩卽是明德。○摘訓曰。恆字蓋不但平時足。而有事之時亦足。不但豐年足。而不熟之年亦足。○唐之興也。權萬紀以言利斥其衰也。裴延齡以聚斂進。○用晦曰。大意只上好仁而財皆其財耳。多好義終事一段。乃推所以得財節次如此。○滄柱曰。慎於用人。尤爲理財第一義。故引言本旨。全重在不畜聚斂之臣耳。○按滄柱於十三科文徵。又主大槩引述。不作軒輊之說。○用晦曰。引獻子言。只取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耳。此謂二句通釋三段。未嘗有單指聚斂意思。或問朱子引公儀

子董子以證上二段引臧文仲冉子以證下段則亦並舉無疑自陶石黃墨側重下段後人遂以為不易之說其實非也○卜式亦一畜牧之徒耳太史公所不屑傳因烹弘羊天乃雨一言傳訟漢廷班固至此之汲黯言義不言利固君子所深予也壬申閏沈一貫質直則汲黯卜式論記

附用晦曰大學經程朱考定如地平天成即與鴻荒時境界有不盡合分外分明停當萬世承賴後來紛紛動援古本石經狡焉思逞都是無知妄作耳如知本知先後之知與知止致知知字不同物有本末之物與格物物字不同而正嘉間講師皆比而同之至欲以物有本末節補格致工夫傳文於字義且未通遑論其學耶故其人初以訓詁附程朱而末年皆宗傳異端蓋其所得

乎程朱者原非也然世儒方尊行其書以為說經之準繩聖學安得不淆亂哉

附涇陽先生謂因其所發對上文有時而昏以心之通塞言不以念之寂感言與未發已發小異然按或問小註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即以已發二字看亦不妨若以通塞言謂忽然迸出恐復蹈金溪新建之病耳

附用晦墨選評曰李見羅謂知止非懸空知至善之所在而止之也似矣然他日對李慈則曰儒學與禪誠兩宗禪與儒者之心無二體水非止何以能照鑑非空何以能明學可殊方而心之必歸於止而能慮者一也又涂邦直問近收拾一止覺有進處靜中一切皆如無有

如此去得無墮空虛。近於禪曰。還應得事否。曰。應處亦不差。曰。不論差不差。只一段清虛尚在否。曰。有時在。有時不在。曰。如此何慮墮空虛。近於禪。觀此則不但其所謂止字懸空。連至善先懸空。緣他所云至善。離却明新事理而言。即在應事上講。亦只是要隨處尋求此一段清虛。便以為止。便以為至善耳。只看他不論差不差。五字的係狂禪明矣。經所謂至善。正在明新事理上求。絲毫不差之極處耳。

中庸講義續困勉錄卷二

當湖陸隴其稼書纂輯  
叔祖陸公鏐蒿菴編次  
男宸徵直方  
禮徵用中  
姪寬徵觀上  
受業 席永恂漢翼 參閱  
王前席漢廷  
外孫 李文洽立誠  
李文瀚南臯 全較訂

中庸

語類曰。中庸始言一理云云。如何說曉得一理了。萬事都在裏面。天下萬事萬物。要你逐一理會過。方得近世如龜山之論。便是如此。○又曰。他所以名篇者。本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

續困勉錄卷二  
先開說未發之中。○張天如中庸註疏大全合纂序云。漢之言中庸者。禮也。宋之言中庸者。理也。禮理一也。而學者二之。○若非中庸緊提誠字。則五霸之假。可以追三王。鄉愿之似。可以入堯舜。

天命之謂性章。熊伯甘曰。天有氣化之命。故人亦有氣質之性。○幾亭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就人言也。若統論道。道卽太極也。○語類曰。率性之謂道。只是隨性去。皆是道。呂氏說以人行道。若然。則未行之前。便不是道乎。○又曰。非謂以人循之。若謂以人循之。而後謂之道。則人未循之前。謂之無道可乎。○語類問。率循也。此循字。是就道上說。還是就行道人說。曰。諸家都作行道人上說。非也。率性者。只是說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

理性是箇渾淪底物。道是箇性中分派條理。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卽道也。○仇云。天命率性是義理之不雜於氣質者。聖人脩道是義理以化其氣質之偏。若非爲氣質之異。何故又補出脩道來。作文不拈氣質。未免鶻突。○語類問。中庸或問所說馬首之可絡。牛鼻之可穿。數句。恐說未盡。蓋物之自循其性。多有與人初無干涉。曰。說話難。若說得濶。則人將來又只認目之於色等做性。却不認仁之於父子等做性。因言解經立言。須要得實。如前輩說伊尹耕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是饑食渴飲。夏葛冬裘。若如此說。則全身已浸在堯舜之道中。何用更說吾身親見之哉。如前輩說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以爲文武之道。常昭然在日用之間。此皆是



說得不實。所以未墜於地者。只言周衰之時。文武之典。章人尚傳誦。得在未至淪沒。○大全辨曰。按前聖或言道言教。言命言性。雖未嘗合性命道教顯言之。然辭不必同。理自相通。所謂堯舜以來相傳之意是也。後儒但當推求其意。不必文害辭。辭害志。安見前聖言命自命性自性。道教自道教。分畫界限。得此遺彼乎。又安見子思言前聖未言。獨合性命道教而言之乎。子思作中庸。大畧原本孔子。豈孔子傳易言性遺命。言道遺性。至于思而後融貫無罅漏乎。信如新安說。則是子思加仲尼數等。○右新安陳氏前聖如舜首言道一條。○語類問無事時如何戒謹恐懼。若只管如此。又恐執持太過。若不如此。又恐都忘了。曰。也有甚麼矜持。只不要昏了他。

便是戒懼。○又曰。只是聳然提起在這裏。○又曰。戒懼謹獨兩事。皆少不得。惟精惟一底工夫。不睹聞時。固當持守。然不可不察。謹獨時。固當致察。然不可不持守。○語類曰。謹獨是通說。不止是念慮初萌。○又有一條去。教人謹獨。察其私意起處防之。與上條不同。○又云。戒謹恐懼如騎馬。自家常常提掇。及至遇險處。便加些提控。○幾者動之微。與莫顯乎微。此二微字。俱兼善惡。是人心初動時。亦未嘗不微也。與虞書微字不同。○顧涇陽虞山商語曰。慎獨獨字。註解作獨知。近時說者。謂獨性體也。與物無對。故曰獨。○幾亭曰。心本至藏之物。然一有思慮。卽心中之氣出。而與外氣交。人雖不能見聞。而鬼神則知之矣。可見心中有物。卽漏洩而非惟寂然。

新日金卷二  
三  
不動鬼神莫測是密。○此節有以慎獨後養成言者。其說始於艾千子。與朱子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之說不同。今人皆知其謬矣。然謂不以聖愚有加損者。此是旁意。若正意則欲言中和所包之廣。以起下節之意耳。今時文講天下之大本。達道輒云本豈君子獨裕之本乎。天下同此性。則天下同此本也。道豈君子自私之道乎。天下同此率。則天下同此道也。是以旁意作正意矣。豈不又謬。壬子○滄柱曰。第四節近來多依雲峯胡氏之說。謂上文是言人心之於道不可離。此條是說道之在人。心本不可離。乃誤解大註道不可離之意矣。須知未發之中。具乎大本。已發之和。推爲達道。性情之德如此。使靜而不能戒懼。則大本有時而不立。動而不能慎獨。則

達道有時而不行。此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此是推原不可離道之故。非謂道本不離人也。○語類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便是形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漢儒這幾句。本未有病。只爲說得迫切了。他便說做其事。卽有此應。這便致得人不信。○幾亭曰。天愛萬物。尤愛者人。位天地。由於育萬物。育萬物。由於安百姓。○用晦曰。致字。從戒懼。慎獨。推至於中和之極。而言。若未到極處。有一分中和。亦必有一分應驗。但要到位育。則非致極不可耳。俗解似一戒懼。慎獨。便了。全無實際。○又曰。戒懼。慎獨。做到積累純熟極處。纔叫得致。纔有位育效驗。時文若云。君子戒懼。慎獨。天地位。萬物育。卽粗疎矣。○又曰。位育是實事。時文每云。性中之天地。性中之萬物。此

未深而得謬也。○中庸首章語類萬人傑所記云。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收其放心操則存此等處乃致中也。至於充廣其仁義之心等處乃致和也。恐非朱子定論。○附用晦程墨評曰。龍溪所謂日間養得清明夜間養得清明日間攪得昏雜夜間夢亦昏雜者。却只就氣上立脚。二氏之徒稍有工夫者。即能於死化疾病睡夢時了然不昧。他便道是極頭士人亦以此惑之。不知此只是氣上事。所以他這些子只好在靜處玩弄。纔到動處便擾亂用他不着。故分動靜爲二。而惡動而求靜。可知他清明之時其昏雜之根本未嘗泯。故聖賢勿貴也。若周子之主靜。即程子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非晝夜昏明之可擬也。

君子中庸章。此章引仲尼之言。見君子小人之分。全在敬肆之閒。可見必有戒懼慎獨之功。而後能不離道也。○胡此菴曰。非以庸字來換和字。和原從中裏發出來。對立不得底。○語類曰。君子而時中。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做得箇恰好底事。○大全辨曰。隨時處中內。自兼得無時不中意。非無時不中。安得隨時處中。○用晦墨選評曰。戒慎恐懼。正講時中以對炤無忌憚。非推原平日。林次崖顧麟士之說。皆誤也。蓋時中只在事理上看。即首章第二節註中所謂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者也。惟戒慎恐懼。乃能體得此理於己。無時不中。即所謂常存敬畏。而不使離於須臾者也。故程子朱子只說戒慎恐懼。而不及慎獨。煞有意。

在慎獨只在事幾交接頭上尤要加謹戒慎恐懼兼動靜統始終而言時中者無適而不中亦是統體說不指交接頭說故謂君子貼戒慎恐懼而時中貼慎獨不可以戒慎恐懼對無忌憚者皆誤也○小心齋劄記云無可無不可是孔子小心處

中庸其至矣乎章○摘訓曰此中庸比君子中庸不同少不偏不倚一半○熊伯甘曰鮮能責備在秉道立教之人

道之不行也章○大全辨卓庵張氏曰知愚賢不肖皆飲食中人而或過或不及則不知味也孔子此語正要人從飲食內覓味既非懲嗜廢食亦不另增爐竈與孟子不著不察同一感慨○知味似不必專指窮口腹之欲

狗飢渴之害者說

道其不行矣夫章

舜其大知也與章○壬子徐剛振文曰知不貴乎擅一己之哲而貴乎合天下之明知既貴乎合天下之明而尤貴乎殫一心之哲○摘訓曰好問好察隱惡揚善則樂取乎人而非智者之過執兩端而用其中則能取於已而非愚者之不及○按用晦分過不及亦與摘訓同然愚意上下兩截似各有無過不及在○滄柱曰或問以問察隱揚為非知之過以執兩用中為非知之不及今按問察二句亦兼無不及意執兩二句亦兼無過其意方足○用晦謂以舜之知然且不自用而取諸人所以為大知此夫子意也全重過一邊說○又曰舜能不自

用而取諸人所以爲大知亦必至之解然其所以能如此者舜固自有其知之本也而又擇之審如此此其所以大耳非全無已知而恃人以爲知也看註中在我之權度二語自明

人皆曰予知章

回之爲人也章

天下國家可均也章

于路問強章 語類問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否曰非也此乃能擇後工夫大知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幾亭謂老子以弱爲強正是此學術○熊伯甘曰

南強自是黃老學問雜伯用之則爲計然之術君子居之依然長者之風北強亦莫作粗暴邊看如燕之悲歌慷慨秦之小戎無衣亦是綱常路上人故稱得箇強者只是習氣未融耳吾儒應世不過與人守己兩端而人生所遭不外有道無道兩端君子有養就正直之體與人自和和愜於性則不流守己自中立中立愜於性則不倚非但徇逐時好爲流依傍門戶爲倚卽調停物情任恃意見亦流倚也有道不變塞直是元氣蘊藉卿相不動心地位至死不變直是死壽不貳之學

素隱行怪章 君子依乎中庸句康熙壬子陝西解元王吉相破云進觀體道之君子惟爲人之所當爲而已○用晦曰依乎中庸句緊對素隱行怪說時文或承遵道

或雙承上二節。皆錯也。中庸雖兼過不及。然却只對過一邊說。看註中而已。語氣自見。○依與遵不同。固也。然自此以前。專欲明知仁勇為入道之門。未暇及安勉意。而立言之意。則專為下學而發也。故夫子論舜。論回。告由及自謂之語。皆錯雜引之。以為學者之準的。毋誤泥依屬自然之說。而自生葛藤也。○晚邨評金正希唯聖者句。曰。總結上兩節。註中雙承甚明。依乎中庸二句。平分直下。唯聖句。總對弗為弗己。白文語勢甚明。自胡雲峯倡說。側重遜世句。乃云依乎中庸。未見其為難。將兩句強分難易。求精得粗。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滄柱曰。單照索隱立說。未免稍偏。昔湯若士全章文倡為新說。究非本旨。○大意是言君

子之道。非費自為費。隱自為隱也。費不離隱。隱不離費。○癸丑六月。○順治戊戌。蔣德峻文曰。或疑隱者其始。費者其終。而道之費隱。初無始終。或疑費者其末。隱者其本。而道之費隱。寧岐本末。○王前席文曰。固非此見。為費彼見。為隱也。亦非費為其終。隱為其始也。○即費即隱。初非兩截。最為融洽。王中○語類問形而上下。與費而隱如何。曰。形而上下者。就物上說。費而隱者。就道上說。○又曰。費而隱。和亦有費。有隱。不當以中為隱。以和為費。○幾子曰。子思言天下莫能載。莫能破。引而不發。若云。惟人心能載之。破之耳。○用晦墨選評曰。禪只是處處要見他沒有底。此却處處見得箇實有底。便是天懸地隔。○陳大士言其上下察也。文云。道非空虛。道非

一隅。楊子常評曰：其字實作道字。說透極。○用晦曰：魚節是觸着磕着，頭頭都是。隨手舉似末節，是原始要終，全身盡露。語句體勢固不同，然皆就道體上說。申明不可離意，而不離道之功，已在言表。造字察字，都非用力字。造端對及其至也。察即與上察字同。謂昭著呈露也。故或問辨謝氏察見天理，游氏天地明察，楊氏孰能察之之非。凡將末節說君子工夫者，誤也。○摘訓曰：造端夫婦則隱微之功不可無，察乎天地則擴充之功不可無。道豈可以須臾離哉。○滄柱曰：同是一夫婦章句，解上文云夫婦居室，或問亦云男女居室，解得知能極淺，乃小註解造端句，則云君臣父子之倫，日用間無所不該，特與夫婦以見其尤切近。又云人倫之至近，而道

行乎其間，非知幾慎獨孰能體之。據此却又看得夫婦極重。蓋前二語是正說，後二條是推開說。時文作君子體道托始於夫婦者，大謬。○按徐居甫問知造端之重，則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為力矣。朱子答云：本只是說至近處，似此推說亦好。見文集第五十八卷。

道不遠人章。道不遠人者，蓋以道之費者無所不在。盡人皆在道中，而各有其當為之道。故道不遠於人也。饒氏謂上章說道如此其費，恐人以濶遠求道，故此章說道不遠人。依此則承上章來當作一轉，然恐轉說不見得費意，還宜作一直說。戊申二月。○此節雲峯胡氏史氏伯璿之說，似二而實一。所謂以眾人望人，原不是一。

味苟且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皆眾人所能知能行但不  
責之以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耳玩或問自明王中一  
月○幾亭曰精言之博文約禮乃以顏治顏○存疑謂  
自其存於心而言則曰忠自其行於外而言則曰怨固  
是如此然須看得與忠信有別蓋信只是實事怨則所  
以求諸事是個推行之法○張夫子講弗施於人謂不  
以智役天下之愚不以賢加天下之不肖妙○滄柱曰  
末節上是言道全於君子庸德以下是言君子之體道  
須知子臣弟友各盡其道由於庸德庸言實致其功  
君子素其位而行章 卓庵張氏曰我有所以主張此位  
不爲位所搖奪處須兼不以其道得不處不去意○又  
曰數行字是我有所以行乎四者之道處富貴致君澤

民處貧賤則脩身見世忠信篤敬行蠻貊造次顛沛不  
違仁○用晦曰不是從世情轉身隨波逐浪袒裨而入  
裸國也○中石呂氏懷曰自得境界若不由戒懼慎獨  
與格致誠正上得來便是強自排遣毫釐千里○摘訓  
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卽上文而申言之也在上位則盡  
在上之道待下以禮而不凌忽以求於下在下位則盡  
在下之道事上以敬而不攀援以求於上既無所求則  
何怨之有蓋有所求而不得然後生怨耳夫在下位者  
既不怨上在上位者既不怨下則心之廣大光明無所  
係累豈惟才不怨上上不怨下而已哉將見以上則亦  
不怨天以下則亦不尤人矣此二句又在無怨之外○  
大全辨或曰非獨世人顛倒我不得卽造物亦牢籠我



不得。此却是平平坦坦。故又謂之易。○王前席居易一句文曰：無定之命。貴居其一定之位。以俟之一定之命。又貴居其無定之位。以俟之。○看命字最融活。辟如行遠必自邇章。存疑云：君子之道。進爲之道也。摘訓云：君子之道。與前面三箇君子之道。當作一例看。摘訓似長。

鬼神之爲德章。此章似因上章遠邇高卑之序。又歸到誠上。丁巳七月虎丘。○大全辨中洲金氏曰：前面言夫婦爲魚。言子臣弟友。言富貴貧賤。言妻子兄弟父母。皆從顯處見顯。至此忽插鬼神一段。却又從微處指出箇顯來。見鬼神至變幻。至微茫。都是至平常道理。須識得鬼神與中庸合德處。○禮運疏曰：據其氣謂之陰陽。據

其形謂之天地。愚謂據其靈謂之鬼神。○用晦曰：鬼神只氣耳。所以爲鬼神。卽理也。此中分際。不知其二。卽不知其一。羅整菴知理一分殊之妙。而於理與氣二物處。尙有疑碍。則猶未達此關也。○薛文清曰：鬼神者。天地陰陽之靈。魂魄者。人身陰陽之靈。○語類曰：死則謂之魂魄。生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又問魄守體有所知否。曰：耳目聰明爲魄。安得謂無知。問然則人之死也。魂升魄降。是兩處有知覺也。曰：孔子分明言鬼與神。教之至也。當祭之時。求諸陽。又求諸陰。正爲此。○使字直貫一節。非但謂使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也。威。○順治乙未。王揆全章文。過至第三節云：天下之人。不知求吾身之鬼神。而以見於壇壝郊廟者。爲幽明之

所格不能驗氣機之鬼神而以形於駿奔對越者為陰陽之所通宜其日體於鬼神而莫之見聞也然吾卽是以觀亦大彰明而較著矣○熊伯甘曰周子主靜而太極之說歸宿於誠有太極圖之極卽不可無通書之誠舜其大孝也與章 滄柱曰舜之德為聖人所該者廣不止孝之一事時文只云全其為孝卽是全其為德似看得德因孝成不是孝因德盡矣○順治戊戌蔣德峻曰孝者百行之先圖故論德必始於孝而德者顯揚之本事故論孝尤始於德○首節德福平說然使福自福而德自德不足以致福福非德所致猶未足為孝也故下又合德福言之○尊富饗保若由偶然之遭何足為孝故自次節以下皆歸重大德○講饗保要照顧瞽聵

不配天商均不繼位○第二節以下要迴顧孝字只可云舜惟知以德之盛成孝之大而已○孟子言舜之有天下由於天中庸言舜之得天由於德更進一層○陳介眉講故大德四節云吾恐忘舜之烝乂而倖舜之登庸者不以爲有可冀之端卽以爲不可知之事而舜隱矣而孝隱矣由今以思而舜固有其必然者也○陳幾亭曰天氣與民心總有未定之時而究必歸於大定○金正希全章大結云君子是以知達天之學也玄德升聞於昭在上與夫下學上達知我其天者其於天地也莫不皆父母事而呼吸通也何閒焉栽培傾覆物能以其氣候與天接而遠邇高卑人反不能以其性情與天應何耶○熊伯甘講末節云大聖大賢求已不求天任

理不任氣。○附晚村文評曰：許白雲謂大孝句是綱，下五句是孝之目，此句便錯。陳定宇謂德為聖人以下，皆是推極其至，似矣。如何又云舜為聖人尊富饗保如此，豈不可為大孝乎？然則定宇之所謂極其至，亦是倒看。不知德為五句，即下文祿位名壽受命同，皆所謂極其至也。或曰：如子言，則德為聖人句，應與下四句分出矣。曰：不然，此德字與後德字異，即下節必得其名名字之意，言其以孝成聖人之名也。故下文德字上加一大字，便是大孝替身語，與此德字分別矣。如此，然後知首句是庸行之常，下五句是極其至。聖人句原當平列，提出不得也。○一大字，便有推極其至之意，何必到下五句，乃為推極其至乎？晚邨此論甚差。癸亥○以兩德字分

別看，亦支離。○用晦曰：章意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舉舜做箇樣子，以孝做到聖人，以孝做到天子，以孝做到富有四海，宗廟享子孫保，如此說來，方合章意。時文輒云：以聖人之德，孝其親，以尊富享保，孝其親，道理便倒，與章意不合矣。如必尊富享保而後為孝，是孝非庸行也。以此即為孝，則秦漢唐宋諸君，皆大孝乎？○按用晦又言：自古聖人止有舜，渾是一孝做成的。觀虞書四岳薦舜，只是一孝。若云善則歸親，以聖人之德，孝其親，則古來聖人皆是何獨指一舜耶？此恐未是古來聖人孰不是以孝做成的。○仇滄柱云：以德與尊富享保，證明大孝，乃許白雲之說，不起於時文。晚村看德為聖人五句，皆因大孝所致，其意獨有體認，然以尊富享保

爲因孝所致則可以德爲聖人爲因孝做成却不可蓋  
舜是生安之大聖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豈是從孝造到  
聖人還是由聖德故克盡大孝耳○愚按滄柱說最是  
但云尊富享保因孝所致與德爲聖人句不同則未免  
支離巳未十一月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章用晦曰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  
中庸之道以見貴之大者章句云此言文王之事此言  
武王之事此言周公之事本自平分未嘗以文王爲主  
而下二節乃言子述也此皆隆萬間村俗講說杜撰章  
旨強拈無憂二字作貫耳○大全辨芑山張氏曰無憂  
不是慶文王遭際惟文王能盡道自有一段戒懼自慊  
處觀大學止孝止慈可見與不愧怍同○看來前此王

季之時商之衰未甚尙可有爲以救之後此武王之時  
商之壞已極只得有爲以革之惟文王所處之時乃不  
可有爲之時故以無憂處之無憂正從憂患中來王申  
四月○不要將戎衣等看作是子述子述不過言其能  
保有先業耳下文兩節乃意外之事豈可以此爲子述  
○滄柱曰續緒句是喚起下文不是總冒下文○幾亭  
曰伯夷武王各成其是然中庸則必歸之武王○又曰  
武王革命中庸之事也所以行之或未盡焉是以來西  
山之譏使文王在夷齊之感激奚自生哉○如幾亭說  
仍是武王非聖人論矣恐不然癸亥閏六月○大全辨  
芑山張氏曰周禮儀禮父在爲母服期若庶母則無服  
洪武五年上命宋濂等考定喪禮名曰孝慈錄定制子

爲父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是補周禮儀禮所未備。○孝慈錄一書到底可議。○語類問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呂氏却作兩般。曰呂氏所以如此說者。蓋見左氏載周穆后薨。太子壽卒。謂周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左氏說禮皆是周末衰亂不經之禮。無足取者。君舉所以說禮多錯者。緣其多本左氏也。某嘗言左氏不是儒者。只是箇曉事。該博會做文章之人。若公穀二子却是箇不曉事底儒者。故其說道理及禮制處不甚差。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章。艾子子曰。饒氏說達字。照上達乎諸侯大夫。達乎天子。時文又有作達權通變說者。予謂此不過朱註一節一枝耳。蓋周家制作大備。萬世由

之小大由之。盡倫盡制。無以復加。此兼有二端在內。一則繼志述事。禮以義起。能達權通變。創先王之未有一則制度詳密。使天下之人。至於諸侯大夫士庶。皆得因分循禮。是以天下由之。小大由之。而天下之人。通稱爲孝也。終不若朱註爲該徧耳。右文待評。葉秉敬二句作威。○熊伯甘曰。孝以下文制禮言。再勿扯續緒等語。周家之禮。至精至密。不惟先王先公之所未有。卽夏商忠質之代。安得詳備至此。故爲至善。○用晦曰。章意以費之大者言。指其盡倫盡制。重在制禮一邊。戎衣續緒。固是繼述中大事。然意不舉此。以爲訓也。人多貪發上章次節。專在取天下立論。反失本章下文四節之意矣。○次節近文皆貼武周講。不泛說。然存疑說是。威。○繼述

曰善大全蒙引存疑俱兼守常達變說當變通而變通固是善當持守而持守亦是善明季講家專主變通言者非晚村云使武周終身侯服亦是善繼善述非必爲天子而後謂之善也○又曰武周繼述伐商特其一耳時人專以此立論不惟以周先王等操懿并以武周擬丕炎可乎最明○滄柱曰次節孝字緊承上文來自當貼武周說故章句以續緒成德証之但志事雖屬前人而亦宜善看若云前人有是心而不爲後人體其心而爲之則視周文爲魏武矣須知武周未得天下以前克守前業何嘗非繼述之善後來享帝享親郊廟大典以其行乎時勢之可爲而酌乎天理之當然故謂之善繼善述其實持守變通皆在其中○又曰章句云下文又

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乎上下者言之的宜指本章下文蓋春秋節是敬所尊則禮通於上矣宗廟節是愛所親則禮通於下矣恐不當依大全小註作在上章下文說也蓋本節三句是引起下文不是申解前章也不可無辨○熊伯甘曰貴賤皆是貴者貴中有賤以別尊卑也賢當材能看用人不違其能非辨賢不肖也○用晦曰是從序事推出辨賢不是爲辨賢而序事○大全辨曰按禮天子之制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是則與祭之士皆賢序事言辨賢而不及否蓋以此耳許氏不察以賢否並稱失之疎○陳介眉評乙丑房書

日行禮至旅酬之時。下自爲上舉觶耳。非下代上行酬也。時文往往誤看。○逮賤之賤是卑幼。然不必是童子。時文多用舞勺舞象等字。殊可笑。已未○林次崖謂依儀禮旅酬只是兄弟之子。舉觶於其長。長兄弟則舉其觶以酬賓。無賓弟子舉觶於其長之文。賓弟子舉觶於其長。乃是下文無算爵之事。不知朱子如何引來解。按此說似細而實泥。特牲饋食之文詳。故逐節區分。中庸之文畧。則言旅酬便可統下無算爵。蓋必兼賓弟子之舉觶於其長。逮賤之義乃備也。朱子此句本之鄭氏。鄭氏又卽引特牲饋食之禮。豈肯漫下賓弟子三字乎。疏旅酬句兼指賓弟子。決無可議。何屺瞻考卷行遠集評

○滄柱曰。舊說以上節爲四時之祭。此節爲三年之祫。

考之大全蒙引俱無此說。上言祖廟。豈時祭專主祖而不及宗乎。此言宗廟。豈祫祭專主宗而不及祖乎。且大全小註以上節爲敬所尊。此節爲愛所親。豈可謂時祭獨取敬尊。祫祭獨取愛親乎。須知言祖廟宗廟亦錯舉以互見耳。○按用晦亦取韓熒作將宗廟節。主祫祭言殊誤。○左傳襄十二年。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則宗廟祖廟亦有辨。○用晦評敬其所尊二句文曰。此題之根。繼述所當然也。繼述必至易侯而王。上說所不當然也。禮制明備。仁至義盡。卽是繼述之善。當泰誓止稱文考。至武成柴望後稱文王。豈泰誓時猶有歉。而武成後乃爲孝哉。當稱文考。泰誓時善繼述也。當稱文王。武成時善繼述也。廣平所謂武王觀政於商時。使紂一日有

後心。武王必與天下共尊之。無牧野之事。果爾。則西岐廟中終無敬愛之孝乎。○天備子集曰。並舉郊社。非大社也。蓋指皇地祇而言。○按于子此言最是。又謂圜丘所以迎陽氣之始。非祀天之形。方澤所以迎陰氣之始。非祀地之形。此可商如此。却似五帝之分管四時了。○呂無黨評辛未文曰。昔二禴議禮於天地分合祭之說。自相牴牾。東坡據昊天有成命詩序曰。郊祀天地也。以爲合祭之明文。穎濱則又據周禮冬至圜丘夏至方澤之語。謂當分祭。其後國家迄從坡說。然觀朱子文集議論。似以穎濱爲是。蓋終以周禮之文明白可據也。○用晦曰。註於上節云。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解者遂謂不宜復根達孝。然則此節不幾成贅疣乎。蓋上節

止結春秋二節之義。非通章已盡。而此又另起也。上文就祭祀中見其事事以先王爲心。故曰孝之至。此則又從上文推論禮義之精深濶大。所及者遠。以起下章問政爲天下國家之意。故此節所重在明乎以下。不止在上四句禮制詳備也。况宗廟祀先。上文已盡。安得以覆述爲推開乎。

附四書中典制題。爲時文壞盡。其謬誤之甚者。如此章明說武周。卽從劉歆之說。謂周有九廟。亦當在共王以後。文武在當祧之次。以功德不遷。方別增二室。何緣武王未崩。文王尙爲禰廟。便遽有九廟世室之名。至宗廟二字。亦因虞有神宗。殷有三宗。祖考有稱宗者。故可謂之祖廟。亦可謂之宗廟。時文動引大宗小宗之說。夫禮



所謂大宗者繼別子者也。小宗者繼高曾祖禰者也。此皆就大夫士而言。若天子則繼統非繼宗於大宗小宗之說無與。借此發議則可。指此爲宗之所由名則不可。若時文所云周爲大宗魯爲小宗者則經傳所無也。周禮有守祧之官。鄭氏曰守祧曰宗亦曰祧。遠廟爲祧。周爲文武之廟。遷主藏焉。亦曰世室。朱子禘祫議本之以一昭一穆爲宗。百世不遷皆指文武之廟言。然此章說也。廟猶在武周時則以文武之廟爲宗者尤非此章說也。昭穆二字昭取其昭明穆取其幽穆本從廟主之左右南北而名。此章序昭穆句雖兼祖考而言亦無不可。而朱子以祭統篇群昭群穆感在與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明之故大註單屬子姓亦未始不是。但所云序

者不過別其班次耳。子姓裸將有宗祝有司之事則各以事序其無事者列在阼階之下則序以昭穆而世次秩然此以前後爲班非如祖考以左右爲別也。先輩文多不深考嘗讀此題王守溪文曰太祖而下有列北牖而南面者其子孫之位亦皆因之以爲南有列南牖而北面者其子孫之次亦皆因之而居北。殊不知祭在室中太祖之主東向九獻之禮王與后各四諸侯爲賓者一而衆兄弟不與焉。九獻之後加爵者長賓長兄弟而羣子姓不與焉。若子姓兄弟主人之黨則位在堂下阼階之東皆北面而立。周禮司士凡祭祀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則又在兩階之間迭相酬酢。故凡在室行禮時子姓之羣昭羣穆不入焉。何得如守溪所云因之以爲

南因之以居北乎。艾東鄉又曰：子姓昭穆似當以西向太祖祭者之左右爲昭穆，否則子姓無向太祖者矣。此亦不知子姓未嘗入室也。夫室中之地有限，徧列羣廟之尸主，已恐不能容，况合一姓之子孫，昭皆在南，穆皆在北，雜選謹誦，神人擾雜，此成何禮乎？先王之制天子之禮，各有義例，豈如後世家人常祭，合族子姓一時共爲拜起者耶？何相沿而不覺也。陶朴菴文又曰：昭穆之次，非特以治祖考也，而實所以治子孫，以其南面也。故謂之昭，使昭與昭齒而不混於穆；以其北面也，故謂之穆，使穆與穆齒而不混於昭。則又合講祖考子孫混而無別，皆未明此題之義者也。至以春秋節爲時祭，宗廟節爲禘祭，時文相沿，亦因羣昭羣穆咸在，必合祭於太

廟而非各祭於羣廟矣。然所爲禘者，合祭之名。天子禘禘，禘嘗禘烝，則時祭亦禘。曾子問所爲祝迎四廟之主，羣子姓即可陪位矣。非必有時祭大祭之說。截然與上節分也。况有時禘有大禘，時禘卽四時之祭矣。愚意大禘卽禘祭，追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而毀廟之主未毀廟之主，皆合食焉。春秋所爲大事於太廟，公羊所爲五年而再殷祭者，皆指此。春秋書禘不書禘，以禘皆合祭，卽所謂禘，非禘外更有禘也。鄭氏率意穿鑿，妄推魯公禘禘之年分，而謂自後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諸儒之說紛紛，或謂禘大禘小，或謂禘大禘小，遂使禘禘並行，而或比年類合，或同歲再序，名實俱亂，禮意全乖。唐宋諸儒因緣附會，遂謂禘及太祖，而兼毀廟未毀廟之

主禘追太祖之所自出。惟以祖配而不兼羣廟之主。二祭劃然未有確據。但以春秋所載與王制曾子問大傳考之。知其說之未當矣。故禘外有祫者。漢儒之說也。禘有禘禮。祫有祫禮者。唐宋諸儒之說也。欲作一論詳辨之。偶拈此題。附識其大畧於此。

哀公問政章。滄柱曰。人道敏政。節二道字。只當作虛字解。與下文天道人道相同。惟脩道達道。道立及果能此道。乃作實字說。將文因題中有道字。遂將人字道字。取字三層互講。正如作誠者天之道題。將道字與天字誠字。輾轉翻弄者。同一悖謬。○用晦曰。自此至下節。只完得脩道以仁一句耳。非平添出義禮夾也。○崑山童生道外更無仁也。而高言性命者。或將離道以求仁勢。必

求仁以脩道。而仁與道遂岐而視之。○丙辰闕嘉定童生禮所生也。文偶記此節。只是發明脩道以仁一句。言義言禮。總發明得一仁字。若云禮不外仁義。則似言禮不似言仁。若云仁義必藉禮。則又似仁義之外。另生出一箇禮。俱不是口氣。○摘訓曰。尊賢須從宜字上搭來。只當云。分別人之賢否。而賢者宜尊。則吾從而尊之。若說分別賢之大小。而師之友之。便涉等上了。○禮所生也。便見不可有厚薄。惟我輕重。惟我之心。○摘訓曰。是禮生出等殺來。若說等殺為禮之所從生。則下文天字說不去。○大全辨曰。等殺即是禮了。所生言此等殺。乃天理生成的。非私意安排。不是先有禮而後發見等殺也。○晚村評禮所生也。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而已。故

曰禮所生也。禮字只是理字。其本則天也。異端之學。只  
要打破理字。其原只是不知天。故告子謂生之謂性。釋  
氏謂運水搬柴是道。象山之尚力行。陽明之致良知。皆  
是不求事理當然之極則。故曰本心不本天。近日無忌  
憚者。直敢道程朱性卽理之非。其蔽悖總不外是。○摘  
訓曰。親親尊賢。通與五達道對說。存疑以尊賢與事物  
之宜對。誤矣。義者宜也。雖在事物上說。然義至於宜。則  
五達道皆有所宜。而尊賢則爲大耳。○又曰。能親親。則  
由親以達疏。而達道無不舉。能尊賢。則講學以會友。而  
達道無不明。故爲大。○滄柱評已未生知節墨云。此節  
章句兼分與等言。分指義理之性。聖凡所同。故道皆可  
知可行。等指氣質之性。清濁不同。故有生安學利困勉

之別。就分上提出知仁勇。此緊釋上文達德。乃正意也。  
就等上添出知仁勇。此照前大舜之知。顏淵之仁。子路  
之勇來。乃旁意也。作文自須提明氣質之性。但不必將  
知仁勇貼入氣質中。恐於上節知仁勇正意。反蒙混不  
清。○大全辨或曰。九經明曰天下國家。蓋諸侯列國皆  
如是不獨天王也。○庚戌會墨。有將九句中身賢親臣  
民等字。貼人存。脩尊親敬體等字。貼政舉。又有以上三  
句貼人存。下六句貼政舉。俱最穿鑿。○滄柱曰。上文說  
知脩身卽知治天下。國家是天德可以行王道。此處說  
天下國家有九經。是王者治人之實政。九經本於文武。  
乃云凡爲天下國家者有之。不是文武定列九經。勒成  
一書。如周禮周官之類。乃夫子擇文武之政。取其脩己

治人常行不易者。稱爲九經。時文每云。經若曰。經之意。若曰。及經則以爲等語者。俱非語氣。○用晦墨選評曰。九經經字。乃經常之經。非經傳之經。與五達道三達德同例。皆孔子之言。非別有經文。而孔子述之也。經可曰。經言。將道亦可曰。道言。德亦可曰。德言耶。○用晦曰。不韋。靠定事上說。便攝左右小臣僉壬在內。○又曰。天下若指民。則畏字於理有碍。要天下百姓畏。此是秦以後心事。三代王者。必無是意。看上文。柔遠人。則四方歸。柔字歸字。纔是及民字眼。此畏字。畢竟指小國外國。及各國有采地邑乘之君長爲得。蓋當時勢。能阻抗天子之政令。不行於天下者。皆此輩不畏之故。故云然。○又曰。懷諸侯。雖是天子之道。然方伯盟主能懷。則天下之畏。

服亦然。其理不止天子用得。○熊伯甘曰。官盛任使者。不以吏事責大臣。使大臣得優游論議。不能盡衆材之所長。上不爲文法之所束也。○附晚村墨選評曰。忠信重祿。皆是天理上事。命曰天祿。故不特忠信是天性相接。卽重祿亦是天性中合如此。不是私意顛倒豪傑也。若但從交誦養廉起見。則是下不過爲囹圄子孫以求仕。上不過以美官多錢誘天下。只流露今日士大夫心坎中物耳。豈三代君臣之義。○又曰。若謂必如此而後勸。太說壞了士民。若謂爲要他勸而後如此。又太說壞了君上。要之所以勸三字。旁人說道理如此耳。君與士民胸中。皆着不得此三字。○第十三節一也。要。覲。定。誠。字。立論。時文以立少務簡講一字者。相去何

管千里。滄柱此論最是。蓋此要見九經非權謀名法之迹。非塗飾耳目之能耳。○大全辨少墟馮氏曰：豫在事上尋求，斷不能立。蓋事變無窮，千頭萬緒，先事何以安排。卽安排得是，亦屬將迎。况又未必合乎豫，卽是下文擇善固執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於此加百倍之功。造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凡事自然是立。前定者前定乎此也。若先不在理上講究得明白，心上涵養得純熟，事到面前如何得妥貼。凡事豫則立，在心上豫不在事上豫。○不豫，便有告子義襲之患。○滄柱曰：凡事兼承達道達德九經時文，單承九經失之掛漏。豫字內有誠字。在言凡事皆當豫積，此實心時文。因本文不露誠字，只泛解或入沉幾度務，慎重不輕試，養靜而後動等語。

失之浮泛。立字卽就凡事言。如達道之行九經之行，便是以其行之成就而言。故曰立時文。泥胡氏可立則可行之說，遂謂立是操持於平日。然則立者何事。行者又何事耶。此又失之影響。○又曰：凡事蒙引謂章句之屬屬字所包者廣。然只說道德九經已該得脩己治人盡倫盡物矣。○熊伯甘曰：信徹上下可以定交，卽可靖獻。非借交游揚也。○生安節是言終事無偏全鼓舞之意。多此節是言始事有勞逸策勵之意。○滄柱曰：以聖人爲天道是就無失其本來者言。故註加一亦字以別之。便見上句天道是兼聖凡說矣。其以擇執爲人道，此是正頂誠之者。故註云：此則所謂人之道。○又曰：誠者天之道。二句總申明誠身之故耳。大全以天道屬懸空。

說不着人身者終非定論。誠者天道。此無論爲生安。爲學利。爲困勉。而理之同得者。皆可以天道該之矣。誠之者人道。此無論爲近知。爲近仁。爲近勇。而心之克盡者。皆可以人道名之矣。○幾亭曰。問貴審。漢明問東平王。處家何事最樂。王言爲善最樂。惜當時欠却一問。所爲何善。則王必更有對矣。○大全辨少墟馮氏曰。五箇之字。皆指善字。善卽上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道理。擇善固執。是擇其不思而得者。思之又思。以至於不思而得。擇其不勉而中者。勉之又勉。以至於不勉而中。是之謂擇善固執。弗措之志。弗措乎此也。百倍之功。百倍乎此也。若不辨得之字。明白縱博。學審問極思。明辨篤行。到底總只是外面工夫。

自誠明章

摘訓曰。二則字雖音有緩急。然總是快辭。

唯天下至誠章。語類問盡其性。如性中有這仁。便真箇盡得仁。底道理曰。如此說盡說不着。且如十件事。能盡得五件。而五件不能盡。亦是不能盡。只一事上能盡其初而不能盡其終。亦是不能盡。○熊伯甘曰。盡人之性。如作息耕鑿。卽人皆堯舜也。日用飲食。卽人皆文武也。夫子亦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盡物之性。如服牛乘馬。稼穡有相之道。數罟不入洿池。雞豚之畜。無失其時。○滄柱曰。或謂參天地。不止配天地。亦是時文。和邦語頭。究竟參與配。亦無甚分別。○又曰。至誠無息章。朱子以覆載成爲與天地同用。以配天地。爲與天地同體。亦只就及物處見其功業。可配天地。不是判然有箇體。

用之分。故此處以體用分貼參贊者，亦屬近似之解。○  
用晦曰：揆講者不知理，一陵躡者謂一盡性便了，不知  
分殊。其懵懂一也。○又曰：誠若人言，一盡性無不盡中  
庸，何用多此疊句法？自取支離之謂耶？其性中包得人  
物是理一，其性中混不得人物是分殊，兩者缺一邊講  
便不是。○又或曰：如公言逐層實遞，不疑於漸次類人  
道，非天道之盡性乎？曰：天道人道在知行有安勉之分，  
只天下至誠與其致曲，曲能有誠處便自不同耳。若  
事物疆界節次雖聖人亦一抹過去不得，生安如堯舜  
亦必克明峻德以親云時雍其疆界節次分明未嘗  
一抹過去也。○又曰：盡其性人性物性各有實事，必知  
明處當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到，此之謂盡，非異端之

見性了性也。○戴有祺講盡人物以下云：由是禮樂興  
焉，刑政設焉，日用飲食養其生焉，君臣父子明其教焉。  
由是六府三事胥允治也，鳥獸草木胥成若也，由是燮  
理寅亮，由是裁成輔相，自有之無謂之復，自無之有謂  
之通。

其次致曲章 程明道曰：自明而誠，雖多由致曲，然亦有  
自大體中便誠者，雖亦是自明而誠，謂之致曲則不可。  
大儒學粹 ○木鐘集曰：曲能有誠，不要大看，未是統體  
誠處。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章 大全辨曰：雉升鼎耳，殷道以興。  
鸞集朝堂，隋煬以亡。蓋見祥而為不善，則祥反為妖；見  
妖而迎以德，則妖反為福。



誠者自成也章。摘訓曰：蒙引存疑，俱以自成之自作自然看，然則章句云：乃為有以自成。及末節非自成已兩自字，亦俱為自然耶？蓋自只是自己耳，自然意尙在自字外，而自道之自實因此而生。末節兩已字，卽此自字意成物物字，又與此自字相對者也。此章三箇自字俱同。○滄柱謂首節上自字以自然言，下自字以自己言，亦謬。○摘訓又曰：自道句正見當誠，非兩平語。體道之功不外於存誠而已。○又曰：此二句為下二節張本。次節誠之則誠能自成，而道其道於我。末節成物則誠不止於自成，而又道其道於人。○用晦曰：首節道字卽誠之事理耳。天道人道道字與此道字迥別。時文亂拓者謬。○滄柱曰：自成以本體言，自道以工夫言。○熊伯甘

曰：誠者物之終始。此節物字卽己身，亦是下節物字。指人與萬物言。○董思曰：天下之物有始有終，然後謂之成。吾人之事成始成終，然後謂之物。時而成己之始，又時而成物之始。時而成己之終，卽時而成物之終。○用晦曰：仁知雖為性德，合外內，然不實有諸己。常人豈便能時措皆宜？故註補「既得於己」四字，卽節首誠者二字也。○又曰：此道字非率性之道，道字亦非而道自道。道字也。性字與外內相應，道字與德字相應，不與性字相應，只當理字相似。看本文句法，自明人將性道平對，下句應作道之合外內矣。○又曰：仁知雖是性，然性不專仁知。○又曰：或以此章言人道，遂將擇善貼知，固執貼仁說謬矣。此仁知是指成己成物之道，理言不向工

夫推論到合外內句下。故時措句上。照註補出。既得於已處。拈此意。則佳耳。然亦不可分釋。執蓋成已自有擇。成物亦有執。彼知仁非此知仁也。○按用晦又云。此節與上節皆只說自成。而自道在其中。故上節註補道之在我者無不行。此節補而道亦行於彼矣。作此二節文。於言外補自道。則可於題中平繳自成。自道則混。此說愚有所未安。○滄柱曰。仁知是在心之德。時措是見於已物之事。當云仁知措之於已物。如何反云措之已物。而爲仁知未免倒說矣。○又云。上文君子誠之處。是自道而全其自成。本節又從成已推。到成物。則誠不獨自成。而道亦不獨自道矣。○又云。道字只作理字解。合內外之道。猶云理無內外之別耳。道卽指性說。非見於行

事而謂之道也。○又云。仁知卽是性。不可云天命之初見性不見仁知。○又云。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有此身卽有仁知。謂之未有物。先有仁知。則可謂之未有已。先有仁知。則不可。若無此身體。則仁知在何處。該載不可不辨。○又云。大全譚氏曰。誠之體爲仁。誠之用爲知。誠之實理可據曰德。誠之實理可山曰道。四句皆貼誠字講。○黃蘊生講末節云。學者當知必至於此。而後謂之自道。苟不至於此。則雖當時傳之。後世述之。而不可以爲道。亦當知必至於此。而後謂之自成。苟不至乎此。則雖不愧屋漏。無忝獨知。而不可以爲成也。○蒙引謂此章誠意重。而道意輕。愚謂存誠在乎體道。體道在乎存誠。首節似重在道。次節似重在誠。○語類講自成自道。

並無以天命率性分配之說。附。洽。程。墨。文。徵。評。此。題。上。三。句。題。理。易。明。下。二。句。各。有。兩。說。予。特。辨。之。合。內。外。之。道。依。章。句。之。意。是。言。仁。知。既。爲。性。之。德。則。仁。固。在。內。知。亦。非。外。故。云。皆。吾。性。之。所。固。有。而。初。無。內。外。之。殊。無。殊。二。字。正。釋。本。題。合。字。蒙。引。云。人。已。雖。有。內。外。然。仁。以。成。己。知。以。成。物。仁。知。則。皆。性。之。德。而。初。無。內。外。也。此。說。與。大。全。饒。氏。相。同。皆。以。仁。知。爲。合。內。外。最。切。朱。子。本。註。至。大。全。顧。氏。謂。外。是。成。物。內。是。成。己。合。是。兼。總。之。名。却。指。性。之。德。爲。合。內。而。成。己。外。而。成。物。之。道。淺。說。謂。合。成。己。成。物。而。同。一。道。此。皆。以。己。物。爲。內。外。而。性。之。統。乎。己。物。者。謂。合。內。外。之。道。意。與。朱。子。不。同。至。達。說。又。謂。成。己。之。仁。雖。若。在。內。而。實。成。物。之。

本未嘗遺乎外。成物之知雖若在外而實成己之推未嘗離乎內。此於仁知已物兩相交互處爲合內外益糾纏不明。且知既爲性之德矣。而又曰雖若在外尤覺無謂。又大全饒程二註以合內外之道照而道自道說。却不知首節自道是當然之道。此處道字是本然之道。皆錯看章句道亦行於彼一句耳。不知註中補出自道意。本在成己成物處。不宜插在合內外句。惟蒙引謂此道字輕看。愚謂此道字只指理而言。兩處道字何必強而同之耶。又或以性之德爲天命之性。合內外之道爲率性之道。上句性字固同。而以此道爲率性之道。亦終未合。蓋率性云者。循其性而見之於日用事物也。此言合內外之道。是言仁知皆在吾心。而無內外可分。當指性。

體而言如何說作率性。即譚氏實理可出曰道亦傍率性而言。皆不精細。○故時措之宜也。故字緊承上四句來。上四句謂仁知皆性之德而無內外之分。是仁知平說。下言時措之宜。明是以仁措於己。知措於物。應轉成己成物意。若以時措句爲專措於物。却側重在知之成物。而反畧過仁之成己矣。豈知上文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是言成物不出成己之中。下兼言措之己物而皆宜。方見一有以成己。便有以成物。所謂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講述誤解章句以既得於己爲成己。以見於事者皆得其宜爲成物。豈仁知兼得於己而見於事者。單屬知之成物耶。看時措句偏而不全。且於註中皆字亦無着落。惟蒙引解云。仁知之德具於己。

時乎成己。則成己時乎成物。則成物。以時措之。正猶五者之德。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惟其時措之各得其宜。則纔有以成己。便有以成物矣。亦不必說成物在成己之後。又云。仁知是德。成己成物是事。註以時措之宜爲見於事者。此也。德者所以成己成物之理也。又謂得於己。指性之德。實兼仁知。且成己成物各有其事。事字又不虛。按蒙引兼成己成物解。時措句註中皆字。方不落空。○或疑成己之仁。成物之知。是從誠之之後。言其成德。至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却又推原到本來性體。下句接出時措之宜。豈只任其本體。遂能成己成物耶。愚謂註中既得於己一句。明是補出誠者之全其仁知。張氏亦云。惟自成自道者。爲能全其性之合內外。淺說亦

云。吾心一誠則仁知兼得。仁知既得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矣。凡事皆得其宜。則是處已處物無所不宜而已也。物也皆於是乎成矣。可見仁知一道得則俱得。物我一理。成不獨成。豈有得於仁而或失於知者乎。豈有能成已而不能成物者乎。故曰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按淺說補出誠字。方可接到時措。且於時措句先平還成已成物。然後側到成已所以成物。以應節首二句。最為體貼。時說必以時措為專指措物者。其亦未之思矣。○或疑施於物者可云措。行於己者如何云措。不知由心而發於事。凡身之威儀言動周旋中禮。何莫非措之而得其宜。若己之所措者不得其宜。又何以使措於物者各得其宜耶。此亦不難辨者。

故至誠無息章。摘訓曰。故字意不專管首句。直到不見而章處方任。○曲禮上云。故君子式黃髮。鄭註云。發句言故。明此衆篇雜辭也。○愚按中庸此故字似亦是如此。又曲禮若夫坐如尸。若夫二字亦然。○滄柱已未文徵評。悠久無疆句曰。此句不言配者。蒙上文配天配地來。則配天地之無疆。意自顯然矣。時文每云至誠自能無疆。故可不言配。俱非題旨。○用晦曰。不見而章三句。是形容所以覆載成之極處。無絲毫不似天地耳。非於覆載成外別有奇事也。○摘訓曰。過下云為物不貳。如何便生物不測。蓋不貳則不息而久。由是博也厚也。○今夫天一節。是生物不測博也一節。乃不貳之後。所以生物不測處。○已未張光豸二節文云。至誠之博厚。

高明悠久。由盛德而徵為大業。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由敦化而徵於川流。其顯諸仁者。皆藏諸用。以一而神者。即兩而化。○幾亭曰。老子以萬物為芻狗。見天地之迹。謬擬天地之心。○摘訓曰。上文說了聖人天地之功用。至此又各歸到本源上。○又曰。於穆是至誠。不已是無息。這不消補了。德之純。却少了無息。故又說個純亦不已。以補之。謂天之於穆。而能不已。文王之德之純。獨不能不已乎。此只要添出不已二字來。以湊成個至誠無息之全意耳。原不重天人合一上。○

大哉聖人之道章。滄柱已未文徵評洋洋節云。天地之閒。止一團元氣之通行。其生成廢物。充塞宇宙者。皆氣為之也。氣之自然流行。布濩者。即所謂理也。先儒先理

後氣。及理為氣宰之說。以此形容造化。終覺分為二事。唯羅整菴先生看得徹底洞達。○愚按此滄柱之誤。○大全於尊德性節。獨載雲峯胡氏史氏伯璿之說。而於饒雙峯陳定宇之說。則削而不見。去取恐未必當。○摘訓曰。吳草廬謂陸子尊德性之意居多。朱子問學之功居多。蓋調停之說。陸子謂六經皆我註脚。故其教人專欲先立乎其大。不欲人講學。而其自處亦未免負氣自賢。以尊德性許之。未免阿其所好。朱子以講學窮理為務。而尤以涵養本原收拾放心為先。於尊德性未嘗缺畧也。○按存疑謂章句似重在致知。而尊德性為致知而設。尊德性反輕。而道問學反重。朱子平生受用處在此。受病處亦在此。不知存疑何故有此一段議論。不

如摘訓遠矣。○附程篁墩荅汪僉憲書曰：尊德性者，制外養中而道問學；則求其制外養中之詳。尊德性者，由中應外而道問學；則求其由中應外之節。卽大學所謂求至其極者，實非兩種也。尊德性若中庸之戒慎、玉藻之九容、道問學如大學之格致、論語之博約。古人八歲入小學，其所學者，大抵多尊德性之事。○朱子荅程端蒙曰：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見考亭淵源錄。○順治壬辰，余恂講致廣大句云：性一也。曲學遁爲真空，而君子以實者致之，實而後可以推放也。顛愚流爲鄙固，而君子以虛者致之，虛而後可以敦復也。學一也。以爲蕃變之端，每苦於不能盡，而君子則極之至蹟也。以爲委

末之數，每患於不屑盡，而君子則極之至妙也。○語類曰：私意是心中發出來，私欲是耳目鼻口之欲。○章本清曰：有謂廣大精微是仁，高明中庸是義，故新是知，厚禮是禮。○壬辰戴旭華曰：禮之制嚴而多辨，樂其辨而無以主之，故一變而爲刑名，再變而爲法術。禮又爲天下裂矣。厚之名美而可居，恃其美而無以文之，始則流爲清淨，繼則病於縱弛。厚又有不可言矣。○用晦曰：非敦厚無以崇禮，而敦厚者又不可以不崇禮。此與上四句每句中都有一意，自隆萬以後，有側重崇禮者，謂厚者禮之意也，故敦厚卽所以崇禮。一順說下，則此句獨止有一意，與上四句異矣。推其病根，皆原於老莊之說，以禮爲忠信之薄，故艾千子直斥之爲一字不通，非激

論也。○摘訓曰不敦則厚者日趨於薄。然不崇禮又質勝文則野矣。○滄柱曰章句以已知已能解故厚二字。史氏遂以上二句為得於賦予之本然者。此二句是得於學力之已然者。不知同是德性如何。又別出學力來。所謂已知已能。卽良知良能。總是德性之固有者。細玩章句之意。只是將德性之已知對問學之未知。將德性之已知對問學之未謹耳。○荆川涇陽文皆以故為良知厚為良能。恐不然。壬戌十月。○摘訓曰明則道理上見得真。哲則事幾上見得透。此字指上兩節而言。尊德性道問學既明且哲。求不驕不倍。足與足容。以保其身也。

愚而好自用章

熊伯甘曰。生今反古。如許行之託神農。

王莽之述六藝。安石之用周禮。皆是。○又曰議制考。卽較訂參詳。亦是不必專指。勦業之天子。如懸象布憲。如明刑訓方。何時可廢乎。且下焉者。如周公制禮。史佚守官。稟承天子。亦是不倍。非一味人君獨裁。乃為禮樂自天子出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章。摘訓曰有三重。是制作出箇三重來。○滄柱曰。言是議禮制度考文。見於號令訓誥者。若泛指君子口中之言。於題不切。世則是議禮制度考文。實實信從。而民皆寡過處。若泛說天下則儆。於題何涉。至於世字。是指本朝之後世言。若說到異代臣民。仍是無徵不信矣。○法立而不知所遵者。非盡在下之咎也。上出之以驕。下應之以倍。必然之理也。○熊伯甘曰。



無惡無射就我無可惡無可射說。○滄柱曰。大全小註。以無惡無射。證有望不厭。庶幾夙夜。證本諸身。皆錯看書旨。今斷依淺說。以無惡無射。證制作盡善意。以夙夜終譽。證世道有望意。

仲尼祖述堯舜章。金正希仲尼祖述堯舜一句文曰。不倍之臣民。與不驕之君王。所以並立遞興。而扶持宇宙者也。豈謂遵道遵路之民哉。惟其人而學問之統。必尋其所自始。德性之傳。能定其所必衷。始有以佐天子而考。生今反古之妄。維我仲尼其人。也。○又曰。天下疑耳。而信目。自唐虞以來。千餘歲。已不獲知有堯舜矣。夫不知堯舜已病。而愚賤之民。乃復有談說。往古以煇亂其聞者也。則明哲者之憂。方大也。○天順時。脩撰黎淳無

極縣學記曰。盈天地間皆理也。然蓋復載有偏。所以上律下襲。裁成輔相者。必賴孔子。是孔子補天地所不足。傳帝王心。惟理也。然臨治有時。所以祖述憲章。剛定繫作者。亦必賴孔子。是孔子助帝王所不及。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按摘訓謂萬物二句。是言天地之大小。德二句。乃天地之所以爲大。此字只指小德二句而言。愚謂摘訓不是。此字兼指萬物四句而言。亦如上二節兼內外該本末也。故蒙引謂末句不要泥。所以字不必謂是推本其所以大。吳因之深是之。摘訓反以蒙引爲非。誤矣。顧麟士云。五句只平平讀去。甚是。但麟士說得未甚分明。○癸丑十一月。○天地之所以爲大。只說一大字。則包久字於其中。大而不久。亦不足爲大矣。○附

先儒俱謂忠信忠恕恭敬不是二物如形影朱子又云忠恕兩字只是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意思見性理三十七卷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章 庚午江南第四名儲欣

鄉墨以文理為大綱密察為纖悉甚妙此人尚未申辛

未聞七月記 ○次節或重溥博淵泉說外原於內也愚

前有一作重時出說以內達於外也看來上文足以原

包內外此節亦當內外兼重為是 甲寅七月 滄柱作主

外原於內說 ○又滄柱講時出兼隨時出之時時出之

二義 ○語類問至聖章言如天如淵至誠章其天其淵

不同何也曰此意當以表裏觀之至聖一章說發見處

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為德也以德

而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為德故

自家裏面却真箇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故莫不

尊親謂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惟其天其淵故非達天

德不足以知之謂自其裏而觀之則難也或曰至誠至

聖亦可以體用言否曰體用也不相似只是說得表裏

○滄柱曰見言行三句大全蒙引皆說總意未嘗逐句

分解存疑將見字包言行說敬字包信悅說依前動而

世為天下道例但朱子於章句不云見兼言行便知判

作三項矣淺說分威儀號令政事看得三字有區別○

金正希見而一句文曰其智者窺之於性情中和之微

而志氣動焉則敬其愚者相之於神色象貌之間而性

命通焉則亦敬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章 陳非園大本作

云道出於性。明體自能達用。而性盡於誠。主一可以御煩。無倚是發見處。不待研窮。存主處。不待把握。黃直卿所云。不思不勉是也。近世金溪姚江之學。以此責之初學。謬矣。○滄柱曰。上文天地之天。就在外言。浩浩其天之天。就心中言。內外本不相同。時文將大包乎地。地統乎天。側到其天。語雖巧。而理不確。一障也。上章如天。是極擬至聖之充積。配天是極贊至聖之功業。此處其天。是直指聖心之全體。章句云。非特如之而已。明其為心中之天。而不涉在外之天。時文將如天配天。多作抑辭。將其天獨作擡高語。然則至誠高於至聖。而至聖不及至誠乎。豈知兩章敦化川流。總是體用一源。而強別淺深二障也。○上節屬至誠之功用。此節屬至誠之心。

體從來依大全小註。遂劈開一體一用說。仇滄柱謂經綸可言功用。立本知化如何。可言功用。不知章句所云功用。原在心體上說。與他處體用之用不同。豈可妄議。○末節不要說惟至聖能知至誠。惟小德能知大德。要說惟至誠能知至誠。蓋至聖至誠。總是一樣人。小德大德。總是一樣德。要說得合一。不要說得有迹。○大全舉要云。通章是說大德敦化。而經綸大經。則是小德。蓋仍由用以溯體也。此說誤。乙丑十月看定。衣錦尚絅章。翼註曰。此下學。亦非初學。只對上達言之耳。○語類問禪家禪字甚義。曰。他門禪字。訓定尚絅。註禪衣是甚衣。曰。此禪字。訓單。古人朝服。必加絅。○徐為儀曰。已物分貼。簡溫細按。未確。臨下以簡。未嘗不可處。

物寬裕溫柔未嘗不可處。人已未嘗岐術簡溫安得  
分用。况以此貼簡溫則淡。又將安屬耶。○用晦曰：淡而  
三句正說闇然日章是爲已立心大段。下三句是下手  
處。又須識得機要所以然。方能實做工夫。下二節乃所  
謂入德也。須畫得界限清真。彼以不明白爲渾化者。是  
無知鬼溷耳。○癸丑秘丕笈知遠三句文自記曰：按本  
題不是平說。乃相疊漸漸說到裏面去。故朱子云：三句  
句緊一句。從來止知照題還題。題面得矣。如題神何  
○用晦曰：重在知字。人所曉也。然將知字說得深微。便  
不是此知字。只是下學立心之始。見得個爲已門庭不  
錯。從此好下工夫耳。故云可與入德矣。而下文乃言慎  
獨戒懼工夫也。○摘訓曰：無爲已之心。固無以爲入德

之基。然有爲已之心而不能知此三者。則又昧於入德  
之路矣。○用晦曰：風字就一身而言。猶風度風流風采  
之風也。時文錯認作風俗風化之風。則與遠近句複架  
矣。○大全辨卓菴張氏曰：緊要在三知字。雖有爲已之  
心而不知所從入。則有顛倒替亂之憂。○按大全辨最  
喜混合。此處獨分析得明。○按朱子文集五十一卷與  
萬正淳論知遠三句。似與章句稍異。當參看。○滄柱曰：  
天下平三字須有實義。湛甘泉先生謂致中和而天地  
位萬物育。是政教無不及後。方能如此。卽朱子解脩道  
之教亦指禮樂刑政至位育節。又補一句云：脩道之教  
亦在其中。可見位育前有政教。則知天下平中亦有政  
教矣。卽許氏所引垂拱而天下治。須知垂拱之前有許

多政教。觀舜之恭已無爲，必因紹堯得人，可見斷無一人清淨自處，而九州萬國坐享太平者。脩己以安百姓，亦有政教在。予見時文說得影響，故詳辨之。○用晦曰：篤恭句，此與脩己以敬而安人安百姓相似，卽在上文更推一層耳，非壓倒一切也。

用晦曰：自來講說章旨之不通，莫如此章拈闡然二字爲甚。衣錦尚絀，是爲己立心，闡然是贊尚絀。日章是贊衣錦，皆贊君子語，非君子做工夫處。工夫正在下二節，不知何村師造此不通之說，以誤後人。今日衡文選手，無不守爲科律。此章中無題不拈不拈者，反以爲失旨矣。如云闡然之功之效，自闡然以來，評者輒贊闡字直可包括全部。夫聖賢之語，徹上徹下，卽此章試拈入德

內省敬信不顯，篤恭等字，何者不可包括全部耶？嗚呼！正學不明，異說肆出，借經傳以行私，造宗旨以惑世。如江門之主靜，新建之致良知，甘泉之格物，見羅之知止，充類盡義，其害有淺深大小之不同。然皆村師之見也。○語類問中庸末章說及木體微妙處，與老子所謂玄之又玄，莊子所謂冥冥然之意同，不知老莊是否曰：豈特老莊說得恁地，佛家也說得相似，只是他箇虛。



子言存心養性。便說得虛。至孔子教人。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等語。則就實行處做工夫。如此則存心養性自在。○又一貫章曰。孟子猶說個存心養性。若孔子則亦不說此樣話。但云學而時習之。入則孝。云云。食無求飽。云云。顏淵問仁。則曰非禮勿視。云云。仲弓問仁。則曰出門云云。○又孟子語類曰。大槩說道理。只渾淪說。使人無捉摸處。若要說得親切。又却局促有病。

學而第一

學而時習之章。作文要知詳畧法。偶見講學而時習句者。曰。學字要掃去。俗學支離。異學虛無。不知夫子此句。是爲已掃去者。說此處要歸重到時習上去。若又收歔。

與俗學異學辨。則非口氣矣。○楊龜山曰。習又不可不察。習而不察。與不習同。○辛未房書以日新月異。殊塗同歸。講說字是兼知新一貫說。○辛未房書以煩苦澹泊。與說字相反甚好。○大全辨卓菴張氏曰。宋范祖禹言於哲宗曰。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繫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邪諂。以竊富貴。按祖禹所稱。欣慕願立。即可來之義。○芑山張氏曰。宋呂公著每進講。多傳經義。進規會講論語。至人不知而不慍。公著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亦有未見。知於下者。故古之人君。政令或有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修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

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又范純仁經筵進講至此節云。此卽無逸。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意。

其爲人也。孝弟章。呂用晦曰。上下節分質學。講說如此。余不甚以爲然。○論語第二章。便說到此。隱然爲春秋弑奪之事而作。○熊伯甘曰。生字活潑潑地。中庸曰。禮所生也。孟子曰。樂則生矣。○大全辨詆。程子曰。父子本是天性。孝弟原非外鑠。性中曷常有孝弟一句。推其說與告子外義同病。按告子是言義非性中所有。程子是言孝弟在性中。只包在仁內。安得言同。○讀書記。朱子曰。以愛名仁。固不可。然愛之理。則所謂仁之體也。天地萬物與吾一體。固所以無不愛。然愛之之理。則不爲是而有也。○語類曰。專言之仁。偏言之仁。二者亦都相關。

說著偏言底。專言底。便在裏面。說專言底。則偏言底。便在裏面。雖是相關。又要看得界限分明。○又曰。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事。如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別之理。智便是知之理。○又曰。問爲仁之本之仁。是偏言底。似是仁之事。非愛之理。朱子曰。親親仁。民愛物。是做這愛之理。

巧言令色章 堂堂難與爲仁。

吾日三省吾身章。熊伯甘曰。曾子守約。把平天下學問。歸本修身。這個身字。要看得大。此身乃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之身。非只是檢點得乾淨。作一個自了漢而已。○大全辨卓庵張氏曰。三省卽臨深履薄意。○楊龜山曰。民生之初。無相生養之道。寒而求衣。饑而求食。不



能自爲之謀。謀之其在人君乎。○愚向將三省威重章及大學信字不就語言講。然按讀書記朱子曰。發已自盡。謂凡出於已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意。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真實。而無所背戾。如大則言大。小則言小。循於物而無所違耳。姑記於此。丁巳八月。○胡此庵統虞曰。人身至大者。君親。而省身不及。何也。曰。君親惟最大。故不必去省。三者惟近於尋常。故不可不省。

道千乘之國章。語類曰。龜山說得好。須看古聖王所以必如此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相關。方可以爲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

○大全辨芑山張氏曰。周禮以大司空爲冬官。亦取其農隙可以役民也。○用晦曰。楊氏論所存未及爲政之說。本之伊川。伊川之意。正爲此五者。然有條目。實政在。恐人不去講求。故欲人向此五者。擴克推極也。是補言外義。故朱子列之圈外。近來反以此爲正意。滿紙心字糾纏。若云求治於一心。而有餘。却正犯程子之所病矣。○仇蒼柱曰。楊註云。此特論其所存未及爲政。陳氏釋之云。所存謂爲政者之心。未及爲政之條目。究竟敬信節愛與時使。已有事實存矣。安可謂考存而未及發。觀體而未詳用。須知禮樂刑政。人主不可一日無。而立本之心。自貫通於其中。

弟子入則孝。章。語類曰。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內。則以

學文是從內做向外。聖人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自識得。問中庸末章。自衣錦說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內。首章自天命之性說至萬物育。是從內做向外。曰不特此也。唯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至肫肫其仁。聰明聖知。唯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至肫肫其仁。聰明聖知。達天德。是從外說向內。聖人發明內外本末小大巨細。無不周徧。學者當隨事用力也。

賢賢易色章。大全辨麻城梅氏曰。此節正見學之關於人甚重。乃所以揚學。非抑學也。或謂實踐之外。無所講究。不思非講究。則晰理不明。晰理不明。則力行不果。又何能實踐也。使人能由子夏之言。一一反求。皆知學不可緩。豈有廢學之弊哉。○刁氏包曰。上章六事。說道理

不宜太大了。太大了便不是弟子職。此章四事。說道理不宜太深了。太深了恐無以為下二句章本也。○按刁氏是主圈外。○語類問伊川曰。學求如是而已如何。曰這却和學字說在裏面。子夏不言却作不須學底意思。吳才老以子夏此言與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同。此說却好。○按圈內是伊川說。圈外是吳說。朱子本不敢定。○摘訓曰。雖曰末學。乃真實說他末學。非假設之辭。曰字輕看。吾字正與盡倫之人相對說。學只是許其即此是學。言盡倫如此。便是不學之學。註用雖或以為四字解。則作假設之辭。而以吾字與或人對說矣。○呂用晦曰。雖曰二字。須活看。曰者。他人不確之論也。人先坐煞末學。便有何必讀書之弊矣。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

至正深嘉其學耳。○按用晦之說與摘訓不同。用晦是也。○子夏子游文學之士也。而一則取敦倫之士。一則取行不由徑之士。聖門所謂文學可知矣。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大全辨曰。毋友二字甚斬截。雖日用酬酢不能却。不如已之來。然胸中界限自嚴。必不與他相狎。○熊伯甘曰。胸中斯須不忌憚。外貌斯須不赫喧。便是過。○幾亭集或曰。過有不可改者。奈何。曰。試言其事。曰。如居官誤而殺人。雖深悔之。安從改之。曰。懷憂憾而已矣。曰。此有改焉。有補焉。痛自懲創。永不復蹈。以心言之。則改也。設遇誣枉。竭力救援。用他事之生成。挽彼事之謬戾。以事言之。則補也。改於心。必有時能補於事。

慎終追遠章

子禽問於子貢曰。章。語類曰。最要看溫是如何氣象。良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深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卽之底意思。今人却無非是求。縱不肯明求也。須暗地結託。蓋以求人爲常。而不知其爲非也。學而一篇。多是先以此教人。如人不知而不慍。如巧言令色。如不患人之不已。知皆是離中庸亦多此意。如衣錦尚絀。皆是且要理會。那不求底意思。○樂記。易直子諒之心生矣。韓詩外傳。改子諒二字爲慈良。朱子謂其分明。今集註又以易直訓良。蓋慈者良之實。平易坦直者慈良之實。故可互訓。愚意如此。○熊伯甘曰。五者總是韜斂。退遜底神情。後世如儀衍鞅。唯却以不溫。

不。良。不。恭。不。儉。不。讓。得。聞。人。政。○呂。用。晦。曰。金。仁。山。謂。註。中。盛。德。過。化。存。神。是。補。內。一。層。亦。字。與。圈。外。謝。氏。三。亦。字。是。但。指。其。外。似。矣。而。猶。粗。在。未。見。朱。子。意。旨。也。所。不。足。於。子。貢。者。爲。此。五。字。於。夫。子。德。容。亦。止。得。其。謹。厚。謙。退。不。自。聖。賢。之。一。節。於。聖。人。中。和。氣。象。多。所。未。備。看。子。溫。而。厲。望。之。儼。然。二。章。可。見。朱。子。恐。學。者。看。錯。一。針。一。向。偏。於。和。柔。則。鄉。愿。流。俗。之。害。生。故。正。欲。補。其。外。意。不。重。內。也。惟。德。盛。盛。德。是。補。其。內。亦。字。與。三。亦。字。是。指。外。之。一。節。亦。不。是。補。內。○父。在。觀。其。志。章。禮。之。用。章。首。節。和。字。卽。天。秩。天。敘。之。天。字。○語。類。問。和。便。是。樂。否。口。也。是。禮。中。之。樂。未。便。是。樂。樂。中。亦。有。禮。如。

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又是樂中之禮。○語類曰。和爲貴。說固是。恁地。却如何做工夫。要須是窮理始得。見得這道理。合用恁地。便自不得不恁地。如入公門鞠躬如也之類。苟不知以臣事君。合用如此。終是不解和。○沈滄柱曰。不明其爲和。天下且畏苦乎。先王之禮。猶可言也。過明其爲和。天下且曰。吾自有禮在。而不必先王之制之也。不可言也。○又曰。知和而一於和。故不可行其弊。在一於和。而無節。不在知和上。知和二字。只輕看時。文謂和不可令人知者。非是。信近於義章。語類問。註人之言行交際一段。恐言是約信。行是致敬。交際是依人。曰。大綱如此說。皆交際也。言可復。便是行。○又曰。恭近禮。如合當在堂上拜。却下堂。

續內免錄卷三  
論語上

拜。被人非笑。固是辱。合當堂下拜。却在堂上拜。被人斥罵。亦是辱。○又曰。謝氏說欲免此。惟學而已。是言平昔當如此。此章是言事之發慮當審也。○順治辛丑馬世俊云。果欲幾微畢合於義而後許之。是天下無可信之人矣。無已則取。近於義者乎。下二段做此。○呂用晦曰。此節都在言行交際。尤悔極弊處。作傍理寡過之思。是降一步說。不是盡頭道理。

君子食無求飽章。大全辨卓庵張氏曰。安飽非盡害道。但不宜求耳。求守內便有許多不可告語處。克之則齊人乞墦。盜跖攫金。皆可為矣。他若哇食避居如陳仲子。則又不近人情之至。

貧而無諂章。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熊伯甘曰。知人必本於有識。有識必本於無私。此非渾然天理不能。○又曰。不知人病根。正坐患不已知。先有一已橫於胸中。不特斗山自命。喜曹譽之其歸。抑亦典型自居。樂時流之做做。其任意者。安石見蔽於惠卿。其任理者。子瞻不容於君實。以至奸佞乘間。梟冒鸞名。正氣銷磨。桐先棘折。空虛之禍。國家受之。○大全辨曰。司馬光富弼歐陽修。不知王安石張浚趙鼎。不知秦檜。其誤天下何如哉。

拜被人非笑固是辱合當堂下拜却在堂上拜被人  
罵亦是辱○文曰謝氏說欲免此惟學而已是言平  
當如此此言是言事之變應當察也○  
俊云果欲幾微畢合於義而後討之是天下無可信之  
對哉鼎不取秦敵其將天不可收造彼此○呂用晦曰  
受之○大全謂曰臣恐其富饒烟烟對不取王受取  
卦乘間乘其驚奇五乘龍龍對不取王受取  
安沐其赫赫也其卦聖澤毛訓不容然深實以至彼  
曹譽之其龍亦與聖自諷樂部氣之妙其卦意皆  
五坐患不取取亦一卦外中不辨其由自命喜  
必本於無忌此非戰然天聖不誦○又曰不取人深對  
不患人之不取取唯 顏前廿日取人心本於其精其端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三

為政第二

為政以德章 北極與北辰有別北極五星其第五星謂  
之天樞天體左旋樞星亦動但其旋轉最近中間些子  
不動處則北辰矣北辰無星可紀以大樞一星謂之極  
者亦就其旁相去不遠者言之蓋周天無星處皆謂之  
辰北辰者北方之辰也不特眾星其北辰即極星何嘗  
不其北辰耶故說約麟士之說尚有誤處至洪範五紀  
之辰及辰弗集房之辰則隨日月而得名者也凡日月  
所經歷之星謂之宿日月所交會之處謂之辰角亢始  
於辰則十二支之辰也若辰見鄭火之辰則嘗考之春  
秋有孛星於大辰既而宋衛陳鄭災則孛見於辰而鄭

論語上

火非辰見而鄭火也。且大辰者大火也。大火者心星也。至水星亦謂之辰。伐星亦謂之辰。皆非北辰之辰也。詩三百章。龜山集。或言思而后積。積而后滿。滿而后發。詩三百篇。大抵思之發也。○語類曰。若是常人言。只道一个思無邪便了。便畧了。那詩三百。聖人須是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思無邪。此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今人止務上達。自要免得下學。如說道灑掃應對進退。便有天道。都不去做。那灑掃應對進退之事。那裏而曲折去處。都鶻突無理會了。這個須是去做。到得熟了。自然貫通。到這裏方是一貫。古人由之而不知。今人不由而但求知。不習而但求察。道之以政章。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譚梁生曰。此章孔子自序一生年譜。節節可按。年歲履歷明。其言去夢奠不遠。蓋作春秋後語也。嬉戲陳俎豆。卽是志學。不待十五。十五以往。問禮問官。卽是博學無方之學。三十以往。從昭公出亡。留齊七年。不仕齊魯。此立之大節。四十以往。儒道修明。不惑於老楊晏墨。見行可仕。不惑於季平陽貨。此不惑之大節。五十以往。當學易之年。攝相用魯。魯國大治。女樂去魯。席不暇煖。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畢聚十年之間。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此知天命之大節。六十以往。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詩三百篇。皆絃歌之。以合韶武雅頌之音。此耳順之大節。七十以往。九月而成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此從心不踰矩之大節。○中庸

舜其大知章語類曰聖人依舊是這道理如千里馬也須使四脚使○語類或問人不志學有二種一是全未  
有知不肯爲學者一是雖已知得又却說道但得本莫  
愁未了遂不肯學者曰後一種古無此只是近年方有  
之○愚按如原伯魯柱下史則不特近年始有之○看  
來三十而立已是物格知至已是一貫已是上達四十  
以後只是進而益熟耳四十以後所用功夫仍只是下  
學辛未閏七月二十二日○語類云譬之于水人皆知  
其爲水聖人則知其發源處○用晦曰是先有這件家  
伙在知天命只是曉得這家伙來歷耳若先不認得這  
家伙更問甚來歷也○大舜沛然莫禦分明耳目皆順  
夫子言耳而目可知善之來以合一爲順惡之來以分

別爲順

孟懿子問孝章時文於無違二字因下有事之以禮三  
句遂一味含糊并註不肯於理理字亦不敢露不知若  
并理字不露則夫子當日與孟孫面語毫無著落孟孫  
豈有不問之理愚意理字自不妨露但一理字仍屬渾  
淪從親之令亦可自附於理故下文說一禮字便有森  
然不敢犯之意前露理字何礙於下文乎戊午三月

孟武伯問孝章

子游問孝章大全辨卓庵張氏曰敬字不宜泛看乃人  
子愛親之心旁皇周至處正從愛出

子夏問孝章

吾與回言終日章大全朱子謂私與中庸謹獨之獨同



此說恐未妥。○退省其私一句最多。葛藤註謂是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頗明。蓋不在夫子面前。卽是燕居獨處。卽是私。不是專說閉門靜坐。不與他人酬酢之時也。存疑。燕居獨處是靜時。發不得。聖人許多道理。此未會註意也。至大全朱子云。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謂如人相對坐。心思默所趨向。亦是私。此一條。又是將私字與中庸獨字同看。此是謂私字內有此一意。非謂私字專指此也。若以私字專指此。則當終日言之。時便當省矣。何必既退然後省乎。此私字之葛藤當辨也。高新鄭云。聖人於顏子必待省而後知與非也。其喜之也深。故其稱之也婉。此因省字近於窺伺。故如此斡旋。然師於弟子。微察其受教與否。是亦何害。但不若世俗

之窺伺耳。此省字葛藤之當辨也。戊午三月。○此題作

始疑終信者固非。近文又有於夫子口中辨曰。不違足發止。此一心如愚不愚。初無二致。亦陋。○呂用晦曰。題之要義。只在不違足發四字。如愚不愚。乃形容此四字耳。今文拋荒此四字。但摹取如愚不愚虛神。豈不可笑。○陳介眉曰。言亦期於能發耳。回不違而發。二三子違而發。是亦一回也。善學焉可也。

視其所以章。此章是就善中看出不善。觀過章是就不善中看出善。此章是細密看法。孟子眸子章。是直捷看法。○熊伯甘曰。此亦先覺。非逆億。○幾亭曰。何以自信能用世。能救世。全在知人。於此若無得手處。雖絕高絕大之才。僅可受人指麾耳。○又曰。知人之事最細。明其

大意難。詳其分量尤難。志皆趨正。而正有純駁。純之中復有淺深。才皆有用。而用有兼專。專之中復有差數。○視所以是名實之辨。○幾亭又曰。事善。故合之於心事不善矣。又何察。今之論人者。探精神於踐履之外。何疎以濫邪。○吳霞舟曰。能安方能勉。非由勉以至安。温故而知新章。呂新吾曰。自心得者。尚不能必其身體力行。自耳目入者。欲其勉從而強改焉。難矣。○工夫只在温故。温故則自知新。亦有温故而不知新者。必温故之未至。故大全謂此是一件事。若子夏云。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則是新故並進之學。與此又不同。大抵新與故並進者。學之全也。温故而知新者。學之要也。此節是聖人示人以扼要之法耳。然則中庸温故知新與

子夏之言同乎。曰同。但中庸故字就良知言。則異耳。

寅三月十六日。○知新有二。一是從故得新。一是以新

合故。甲寅三月十六日。○温故之功。聰明者常厭其平

澹。拘守者常不能尋繹。所以為之者極少。甲寅六月初

三日。○語類曰。味其語意。乃為温故。而不知新者說。○

愚按工夫只在温故。語意重在知新。甲寅九月十四日

○温則能不拘成說。不逞臆見。王中

君子不器章。語類曰。君子之人亦具聖人之體用。但其

體不如聖人之大。而其用不如聖人之妙耳。○按此則

君子是顏閔一流人。故兩曰夷尹惠。自一才一藝觀之。

亦不可謂之器矣。自孔子可仕可止觀之。則彼止有一

邊。亦器也。○君子不器一語。不知是因天下之自矜其

器者發抑不知為天下之求備於人者發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章所謂其言是實實體道之言然  
且欲先行之况勦襲之言乎  
君子周而不比章語類曰忠信所以周也○熊伯甘曰  
小人非盡奸邪只是見識不大局量褊淺的人忘富貴  
而不能忘功勳則附和之說起重聲華而不能重寧澹  
則標榜之局成究至爭黨相尋天下人才日就消落則  
偏執狹隘之人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也故君子善與人  
同雖寡合亦周小人樂其同已雖泛交亦比  
學而不思則罔章  
攻乎異端章語類曰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本朝許多  
極好人無不陷焉如李文靖王文正謝上蔡楊龜山游

先生諸人

由誨女知之乎章 譚梁生曰子路聞斯行之好勇而果  
夫子患其有不明而行之事此言只是告以不知闕如  
勿欺而犯之義○仇滄柱曰心不自欺即此便是真知  
至由此而求又有可知之理則是題中補意矣雖存疑  
謂為是知正解終不若考亭毋自欺一解更為婉切○  
呂用晦曰講章謂子路以不知為知實坐不知非曉得  
不知而飾為知之此却與註意不合蓋好勇之賢乍有  
所見主張到太過處一冒過去便是自欺故朱子引正  
名一節便以孔子為迂和那知處也不知了証得最明  
子路豈不知孔子之不迂只要主張名不能正太過致  
此蔽耳講章之誤在一飾字飾者不肖之自欺強以為

知賢者之自欺。自欺亦有粗細之分。然總爲自欺。則於理蔽一也。○陳明卿大全蔡氏曰：是知只淺淺說。

子張學干祿章。幾亭曰：學而干祿，聖人所戒。今子弟爲

干祿而學。○滄杜謂天下有原本經術而議論偏頗。如王介甫有閱歷世務而措置乖方。如房瑄皆不慎之故。又朱子著書晚年多所更定。龜山晚年一出未免蹉跎。○包長明云：下有不盡沒之人心。上有不盡言之古道。此可悟祿在其中之理。○語類南升問：此便是修天爵。而人爵自至。否？朱子云：修天爵而人爵自至。說得重了。愚按看朱子此言。可悟用字淺深之法。

何爲則民服章。徐氏集說曰：民之服不服。且就舉錯合人心不合人心處說。未便說到蒙其利被其害上。○幾

亭曰：舉直舉枉皆舉以爲相。非他官也。李林甫以貪權妬賢爲枉。王安石以僻學傲氣爲枉。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語類曰：孝是以身率之。慈是以恩結之。與大學慈字專主父子者不同。

子奚不爲政章。人而無信章。無信亦有二種。有好狡而無信者。有輕浮而無信者。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章。語類曰：所因之禮。是天做的。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的。故隨時變更。○三統之統。檀弓上疏曰：統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也。建子之月爲天統。以天之陽氣始生。建丑爲地統。以物在地中含養萌芽。建寅爲人統。以物出於地。人功當須修理。

非其鬼而祭之章 語類曰古人穴居當土室中開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霤今人以中堂名祭中霤亦土地之神之類

人而推言章 無言亦休 無言亦休而無言亦休  
子奚不為章 無言亦休 無言亦休而無言亦休  
是以思德之與大學慈惠專主父子者不同  
季康子問於孔 康子以禮章 禮讓曰恭是以康率之慈  
故賀為王受 不以新學禮康為也  
亭曰舉直舉 非皆舉以舉非其也 季林甫以貪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三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章

三家者以雍徹章 語類問范氏以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惟用以祀周公於太廟非使魯君亦得以用之也不如伊川斷然便道成王不當賜伯禽不當受曰然范先生說書大抵言語寬

人而不仁如禮何章 語類曰此仁是指全體而言不是指惻隱又曰程子云仁者天下之正理說得自好只是太寬如義亦可謂天下之正理禮亦可謂天下之正理須說仁是本心之全德如曰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說却是緊要○又曰心既不仁便是都不醒了如

人身體麻木都不醒了。自是與禮樂不相干事。所以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只是個求放心。更無別工夫。或曰初求放心時。須是執持在此。不可令他放。曰也不用擒捉他。只是要常在這裏。

林放問禮之本章

夷狄之有君章

季氏旅於泰山章

君子無所爭章。須於是非可否中。見君子之無爭。方不是和光同塵之學。於得失榮辱間。見君子之無爭。方不是鷲鳥戢翼之術。後一層是必也。射乎以下正意。前一層是首句補意。須辨。甲寅七月。○滄柱曰。漢唐宋明季世黨人之禍。皆起於爭。然禮義廉恥。賴諸君子力持不

墜。後世是非莫辨。義利不分。附勢趨炎。無所不為。求其一語之間。稍諍曲直而不可得。吾固知志貪利欲。而托名無爭者。真鄙夫之尤矣。

巧笑倩兮章。滄柱曰。巧笑二句。詩中之賦。素絢一句。詩中之比。故註云。如素地而加采色。原就繪事取義。夫子繪事後素。正解詩詞。時文云。夫子不必就詩言詩。謬。○刁蒙吉曰。首節以一言蔽之曰。此逸詩也。則上二句非衛風明矣。○附熊伯甘曰。素以爲絢。言質素好了。便可當做文飾。子夏意其任素。素絢故問之。○晚村曰。禮豈爲我輩設。此一句是魑魅禽獸之言。依他說。只成禮外禮。僞非禮後矣。子貢因夫子一個後字。悟到有本有文。自然之理。未嘗以禮爲忠信之薄也。○又云。是悟道理。

如此。不是感時。○晚村評此章妙矣。然得無又為六經皆我註脚者添一助乎。王成十月十六日。○刁蒙吉曰。此章解得不好。便是陸王一派學問。

夏禮吾能言之章。熊伯甘曰。子欲徵禮二代。正欲考周家監古之精意。○滄柱曰。生今反古。固不可為。而講述往代典文。亦儒者分內事。若謂生周之世。不當談夏商。然則生於宋者。亦不得議及漢唐事。而通志通考等書。亦將目為違制耶。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周懸著曰。成王賜而伯禽受者。魯禘也。非周禘也。魯禘奈何。組用四代之俎。而豆無虞氏之豆。尊用四代之尊。而爵無虞氏之爵。牲用白牡。而等於二王。不以駢剛而殊乎。后稷。至惠公得請於平王。而

魯遂儼然用周禘矣。且前乎此者。不過曰禘周公耳。浸假而禘莊公。禘僖公。禘武宮。禘襄宮矣。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是言也。為惠公以後言之。非為惠公以前言之也。

或問禘之說章。語類問人之死也。不知竟鬼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聚。

祭如在章。范氏有其誠一段。性理內載北溪陳氏一條。解得極好。

與其媚於奧章。

周監於二代章。周魯觀云。此言周之禮制。損益夏商而

成故郁郁然有文采可觀。蒙存俱主此說。若單作贊歎周文。便是其文郁郁。非郁郁乎文。○秦始監周弱而廢封建。宋祖監五代而廢藩鎮。此皆不善監者。○監字有起衰剔弊之力。無矯枉過正之失。○周監節。不是但贊周之盛。是推原其所以盛。要著眼在監字上。丁巳九月。○滄柱曰。郁郁文盛。是贊其禮制盡善。此文字乃是活字。時文與忠贊對言。謂周家尚文。以致治。却非題意。○又曰。郁郁句。須就實事形容。不宜將空言摹擬。○呂用晦曰。此與中庸爲下不倍章不同。蓋不倍所謂從周者。只說遵時王之制。此節正言周時禮制之盛耳。○刁蒙吉曰。人之從周也。逐其流。而子之從周也。溯其源。○又按張爾公力言周之盛。不關氣數。此最是。○大全辨曰。

按先王制作。雖與氣數相終始。其間變化推移。却自有不爲氣數所拘處。非槩聽之氣數也。周禮大備。不可謂非氣數極盛。要之前後聖人損益之功。爲多。須側重聖人制作精詳一邊說。若插入氣數極盛一句。便似氣數不極盛。雖有聖人損益補救。亦無如之何。反爲後世庸主推諉氣數者藉口。惜輔氏見不及此。顧麟士說約謂此是正解。非也。

子入太廟章。雖知亦問。卽所謂慎言其餘。○楊龜山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雖聖人亦有不知者。

射不主皮章。主皮章。若逆知後世之尚武。問社章。若逆知後世之尚刑。禮樂征伐章。若逆知後世之廢封建。辛酉六月。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子貢惜費之意亦不是無關係。蓋此一羊也。供之有司。必派之百姓。其間胥吏之誅求。豈能不騷擾乎民間。子貢去之。亦自有識見。丁巳五月初四日。

事君盡禮章

定公問君使臣章。譚梁生曰。孔子對定公問。在司寇攝相用魯之日。當昭公平子君不君。臣不臣之後。告君以昭公爲鑒。臣以平子爲鑒。○按以禮以忠。只是交泰之道。○呂用晦曰。禮忠二字。人多畧去。粗迹而求精微。若儀節之禮非禮。職分之忠非忠。其說似深而易。遁離理而責心。亦良知家言也。說到粗迹處。方是禮忠之實。方是禮忠之盡。○又曰。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

天性不是假合。三代以後。君臣都忘却天字。君以爲惟我之所欲爲。臣以爲生殺刑賞爲君所制。不得不然。於是尊君卑臣。相去懸絕。故其治也以威力相攝。及其不能攝也。則篡弑隨之。弄成一個私心自利世界。與天字隔絕。故朱子於各欲自盡上。又加理之。當然四字。若不識此四字。便講煞各欲自盡。只成本心之學。自以爲盡。而實多未盡在。如良知家言也。只坐不知天也。○熊伯甘曰。或以三家僭越。禮字當從裁制看。非正義。孔子告哀公也。明白說敬大臣。

關雎樂而不淫章。註兼詩樂說。鄭漁仲單主音節說。亦偏。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按或言后。或言人。宰我特因常稱。

以爲辭。非如春秋書人書爵之例。以此推尊夏王。貶損湯武也。况此語爲問社而發。初非與哀公尚論帝王安得從征讓起見。而謂有所軒輊乎。檀弓記夫子夢奠之詞曰。夏后氏殯於東階。殷人殯於兩楹。周人殯於西階。此與宰予稱后稱人何異。然釋禮者未聞以國祚源流立論。而程氏復心必謂禹揖遜。故稱后。湯武征伐。故稱人。何其穿鑿悖謬之甚。且卽其言亦有不可通者。如曰言后所以別於帝。然湯武亦王也。宜與禹同。一。管仲之器小哉。章。楊龜山曰。今人只爲見管仲有一匡之業。故莫敢輕議。不知孔孟有爲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用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器小二字。夫子斷盡管仲一生。

心術。子與氏終身薄管仲不爲論。蓋本此。○問如管仲之才。使孔子得志行乎天下。還用之否。曰。管仲高才。自不應廢。但紀綱法度。不出自他。儘有用處。曰。若不使他自爲。或不肯退聽。時如何。曰。如此。則聖人廢之。不問其才。

子語魯太師樂曰。章。艾千子曰。此題本以器數聲容知樂。旣精不得。又粗不得。○夫子之時。樂之器數未亡。黃鍾之律未亂。無縱黍橫黍之煩。其辨無三寸九寸之紛。其議只在緩急輕重之間。高下清濁之際。斟酌其平而已。

儀封人請見章。熊伯甘曰。若一見之頃。便斷夫子老於轍環。此淺術數高人言主宰之天。不言氣數之天。



去仁者也。○又曰安其仁而無適不然利於仁而不易所守乃先點字而後發本旨非兩截意或把安仁利仁泛說以處約處樂添在言外則夫子之言為敬後語矣。○按蒙引曰仁者知者以人品言安仁利仁以其德之淺深言究竟則安仁利仁正仁知者之所以為仁知處但文勢不是如此蒙引此條甚善書中如此類者甚多唯仁者能好人章。○譚梁生曰唯仁者對強仁小仁而言非對不仁者而言。

苟志於仁矣章。○語類曰不處不去此一節且說个粗底方是个君子皮殼裏面更多有事在然先會做這事方始能簡不夫其仁既把得定然後存養之功自此漸漸加密如

孟子言善利之閒須從閒字上看但孟子之言勇決孔子之言詳緩學者須就這上著力今學者都不濟事才畧畧有些利害便一齊放倒了某常向朋友說須是就這上立得脚住方是離得泥水若不如此則是在泥裏行才要出又墮在泥裏去縱說得道理也沒安頓處如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毋自欺有多少事他却只就小人閒居為不善見君子而后厭然處說先要去。了這個蓋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語類曰自家離去之去去聲讀除去之去上聲讀此章只是去聲。○又曰如孔子言此便是自平居時說到那造次顛沛如孟子說義重於生處却又說急處有打得過時如閒居時却有照管不到處。○用晦曰今日自名學者

先問其出處如何。取與如何。便已不端正。更何所論也。若到存養工夫密。則區區出處取與之義。又不是言矣。我未見好仁者章。語類曰。好仁。非顏曾未易言。惡不仁。惡夷齊方始當得。○又曰。好仁惡不仁。皆利仁者之事。○又曰。顏子明道是好仁。孟子伊川是惡不仁。康節近於好仁。橫渠是惡不仁。○又曰。伯夷是惡不仁。柳下惠是好仁。○語類問此只是利仁事。然上蔡云。利仁未有得。若說未有得如何。又謂之成德。曰。若真是好仁惡不仁。此人已是大段好了。只是未喚做得仁。○用晦曰。必要到無以尚不使加。方用得好惡之力盡。卽大學傳云。決去而求。必得以快足也。所謂成德。亦是指用力之盡。不是稱他自然如此。與下節用力分別也。○一日振從

前之怠。一日作終身之氣。王瑞○垂成之敗。半塗之廢。皆是力不足。○汪摺九評辛丑房書曰。因題中三節。看作三項人。此輔氏之說。誤之也。聖人語氣。自是渾然。意思首節是案。爲用力於仁者。畫一樣子。下兩節只是反覆。以致其深思耳。註云。成德何必專指自然者言之。及其成功。困勉一也。無尚不使加。獨非用力而力足者乎。○又曰。聖人何嘗輕易道个安行字。如此節成德。與萬物皆備章。反身節。豈必皆自然而至者。只是畫一个地位。與人作榜樣耳。彼勉然而至者。獨不可謂之好仁惡不仁。反身而誠者。耶。強經從傳。固失之矣。况又誤讀傳註乎。人之過也章。語類曰。觀過知仁之仁。只是就仁愛上說。

故程先生尹先生皆只將厚薄愛忍字說便見只是慈  
愛的仁學者只管逐句要說深不知此仁字較淺○又  
曰此段也只是論仁若論義則當云君子過於公於廉  
於嚴小人過於私於貪於縱此是因入而發○又曰非  
是專要在過上看仁蓋就過上亦可以知仁禮記與人  
同過之言說得太巧失於迫切○仇云過各有黨既兼  
君子說則觀過知仁亦須兼愛忍厚薄而知其仁之有  
無集註程子尹氏說本自明白雲峰獨謂君子有仁小  
人無仁遂將下三句單屬君子一邊近文多主之○乙  
卯范光陽講觀過云觀在其黨未分之先辨其人於生  
平而後可辨其過於一日觀在其黨既分之後辨其過  
於一日即可定其人於生平

朝聞道章

語類曰此聞是知得到信得及不只是聽人  
之說問是動容周旋中禮行法俟命否曰這是兩項動  
容中禮是聖人事聞道不足以言之行法俟命是見得  
了立定做問伊川云得之於心是為有得不待勉強學  
者須當勉強是如何曰這又與上別這不待勉強又不  
是不勉而中只是見得通透做得順便如所云樂循理  
○幾亭曰便壽考百年以外亦須死便作中書令二十  
四考亦須去如何不預先打點使臨時免慌忙

士志於道章

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君子之制事偏執之心不可有而  
察理之心不可無雖因天下之自然而未嘗任天下之  
靡然故此節時文謂君子以無心應天下及以天下還

天下俱屬混話。○庭講適莫云。意慮多則觀望起。觀望起。斯回惑成。計較煩。斯塗徑雜。塗徑雜。斯反覆形。○愚按。王此數句。最好人知適莫之爲偏執。不知適莫之爲游移。故比義是守經。不是行權。○宋劉摯云。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爲之論。二論各立。士無歸趨。愚按此二論。適莫內皆有。○滄柱曰。義之與比。寔有工夫在。時文謂不必度義而義無不合。却是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境界。豈是君子地位。○按語類亦有非是我去與義相親之說。然與時文意思不同。○用晦曰。無適莫而無義以主之。必流於佛老之猖狂。註中引謝氏說。正見此意。無適莫下。白當作一波折接落。而近說好言直捷。謂不用過文爲

妙。吾所不解。無他。猶是中新建之毒也。

君子懷德章

用晦曰。懷與喻不同。喻是知條。下事。懷是

意條。下事。喻是分曉精深。懷是起心發念在此。

放於利而行章

能以禮讓爲國乎章

清賞齋評曰。讓字自當從禮字轉

出。時文有直入讓字者。畧無步驟。

不患無位章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章

大全一貫章。朱子曰。一是一心。

貫是萬事。看甚事來。聖人只這心應去。只此一心之理。

盡貫衆理。○東陽許氏曰。一理貫萬事。固是說事物雖

衆。只是一個道理。此言吾道一以貫之。是就聖人應事

處說。須要體認得聖人之心。全是理。行出全是道。如此

方是吾道一以貫之。若只說萬理一原，却只論造化與此章意不相似。○語類曰：一以貫之，只是萬事一理。伊川謂言仁義亦得，蓋仁是統體，義是分別。○按語類朱子一貫章，朱子亦云：一貫固是以心鑒照萬物而不遺，則心字亦不妨。然須知是心與理一之心。○用晦曰：時文於一貫忠恕，空拈一心字了之。註中渾然一理，泛應曲當，當是解一貫不是一心字可了也。若一心字可了，則一貫忠恕都屬強名，原無分別矣。此正儒釋本天本心分別處。○所謂一者，未嘗非心，然非釋氏本心之心。未嘗非理，然非甘泉隨處體認天理之理。這不一是從貫處精鍊來，是極實底，不是空虛底。一底工夫，離不得貫忠底工夫，離不得恕參乎一呼，不是示以易簡法門。

是要看他貫底工夫得手不得手。○馮具區首句文曰：多聞多見之擇識，求此一也。忘食忘憂之精勤，存此一也。自志學以來，吾之一尚在勉強執持之境。自從心以前，吾之一已在融通浹洽之境。○語類曰：曾子於費處已盡得，夫子以隱處點之。○又曰：曾子是理會得川流處，方見得敦化處耳。○又曰：曾子都將錢數了成百，只是未串。若他人則亂錢堆，未經數，便把一條索與之，亦無由串得。○朱子文集卷六十七，思恕說曰：曾子之學，至于誠身，其於聖人之日用，觀省而服習之，蓋已熟矣。惟未能即此以見夫道之全體，則不免疑其有二也。然用力之久，亦將自得矣。故夫子以一貫之理告之，蓋當其可也。曾子於是默辨其旨，然後知向之所從事者，莫



非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此其自得之深宜不可以容聲矣。然門人有問而以忠恕告之者。蓋以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已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本末上下皆所以爲一貫。惟下學而上達焉。則知其未嘗有二也。夫子所以告曾子。曾子所以告門人。豈有異旨哉。○蒙引曰。方其隨事精察而力行之。未嘗不以心也。而曰索理於事何與。蓋斯時也。事顯而心晦也。及其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是時亦未嘗不著事。而曰取理於心何與。蓋斯時也。心舉而理隨也。○仇滄柱曰。未唯之前。曾子從萬殊處尋求。既唯之後。曾子從一本處理會。然則從前工夫。曾子豈枉用乎。曰。一本初不離乎萬殊。曾子精察

力行。漸至私去理純。亦能認取本體矣。故夫子片語提醒。遂應機立喻。苟不用積累工夫。亦無頓悟之理。然在學者用功。先在一本處用力乎。抑從萬殊處用力乎。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不可離而爲二也。以聖人言之。敦化而川流。淵泉而時出。一貫固不待言矣。在學者身上。必無遺事守心之法。當其一物未交。養吾心之虛靈。有覺者。足以爲萬事之根。而未嘗泯於無也。及其萬象森列。使吾之應酬不亂者。適如其自然之體。而未嘗滯於迹也。苟離事求心。而曰吾心如磨鏡使明。可以物來畢照。則是離却日用動靜。而欲磨鍊此心。其弊必至專內遺外。而失之空寂矣。故知夫子此言。正欲曾子於應事處。識取本體。昔白雲許氏畧發其端。而甘泉湛氏所謂

隨處體認天理者亦即所以求至於一貫也。○按此條亦有疵。曾子既唯之後恐亦只是就萬殊處理會耳。應事處識取本體恐不免朱子觀心說所譏。○語類曰曾子一貫是他逐事上做得到。及聞夫子之言乃知只是這一片實心所爲。○又曰忠在一心上。恕則貫乎事物之閒。○又曰忠是體。恕是用。只是一個物事。如口是體。說出話便是用。○又曰先生以手向自己是忠。即翻此手向外是恕。○又曰中庸說忠恕達道不遠。是下學上達之義。○又曰中心爲忠。如心爲恕。此語見周禮疏。○又曰程子以忠爲天道。恕爲人道。天人之別。但以體用之殊耳。○又曰程子言忠者天道。恕者人道。不是中庸所謂天道人道。大本便是天道。達道便是人道。這個不

可泥定解。○又曰忠是未感而存諸中者。所以謂之天道。恕是已感而見諸事物。所以謂之人道。○又曰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大德小德。張子言理一分殊。○又問忠恕一理。却似說中和一般。曰和是已中節了。恕是方施出。○又曰此忠自心而言之。爲人謀而不忠。此忠主事而言也。自心言者。言一心之統體。主事言者。主於事而已。○又問枝葉便是恕否。曰枝葉不是恕。生氣流注貫枝葉底是恕。信是枝葉受生氣底。恕是夾界半路來往底。○又曰恕字難。且如古人云不廢困窮不虐無告。自非大無道之君。孰肯廢虐之者。然心力用不到那上。便是自家廢虐之。須是聖人方會無處不到。○又曰曾子已前是一物格。一知至。到忠恕時。是無一

物不格。無一知不至。○熊伯甘曰：「這個一却在甚處見。吾儒之學，必有著落，不是談空。里仁一篇，一切攝歸一仁字。忠恕與仁，畢竟隔一層。隔一層者，是下手與到手之分。不隔一層者，乃到手後不外入手之路。」○晚村曰：「道理止是一個理，到各人身上，便有許多道理，却仍只得一個道理。所以一貫亦正是不同也。譬之傷寒，寒只此寒，但受寒之人，有虛有實，有陰有陽，所以證候不同。而方法亦別。到得寒邪散盡，元氣復還，原只是一箇傷寒道理。若執定一法以治傷寒，未有不敗矣。」○此條是言一貫忠恕之不同。○晚村又曰：「朱子云：忠是一，恕是貫。此是分體用說，其實恕也是一。故又云：忠在心，恕在事物之間，只是是一個一分著便各有一個一。恕是忠。」

出所以貫之也。看所以二字自分明。若竟以忠貼一，以恕貼貫，又生枝節矣。忠是盡處，一恕是推處，一更覺明白。○晚村之病在此條。○附分而言之性道中和費隱大小一貫，各自一件。合而言之，中即性，即隱，即大，即一和，即道，即費，即小，即貫。○附中庸經綸大經一章，却似一貫註疏。

君子喻於義章

見賢思齊焉。章句：「刀蒙吉曰：克己而後能知人，否則徇私心，憑世眼，賢否倒置，亦奚以見為哉。」

事父母幾諫章

父母在，章句：「熊伯甘曰：范文正公在日，忠宣公不肯遠仕，恒在文正幕中，正是此意。」

父母之年章

古者言之不出章。熊伯甘曰：若不逮而後恥，則出言已多矣。

以約失之者章。語類曰：文景之治，漢曹參之治，齊便是。只用此仁宗元祐，亦是如此。事事不敢做，兵也不敢用，財也不敢用，然終是少失。如熙豐不如此，便多事。○晚村評沈世奔文，極言釋老之非約。末云：作此題者，須將收斂近理著實意，說人聖學短處中，才過高，便有弊。今刊講義刪末數語。○晚村論約一段，冉永光詳說中不載。君子欲訥於言章。譚梁生曰：凡可孤而德不孤，凡鄰不必有而德不孤，必有。○德字要說得闡藏，必恬淡，必方嚴。○胡

此庵統虞曰：若德不是孤的，天地間只談有君子，那得有小人。凡為君子之志不堅，為君子之力不猛，都是看得這德是孤的。夫子急與他一服安神定志之藥，如何見得不孤。天下極不肖的人，外面是這樣做去，此心一念萌動，所為清夜自思，平旦之氣，何嘗說聖賢不是，閒居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厭然，便是不自欺了。此處就見得不孤。○刁蒙吉曰：必有鄰，如家之有鄰，守望相助，如國之有鄰，唇齒相依也。漆園謂當世不可莊語，楊雄謂後世必有子雲，豈非德不足而妄為之說乎。

事君數章



雍也仁而不佞章 給註訓辨猶給事中之給

子使漆雕開仕章 熊伯甘曰千古經術難醇當官功過相倍泥古不可師心不可○徐健菴曰深源純盜虛聲介甫偏執已見一則無可自信一則果於自信○王前席次句文以廣大精微講斯字以全識定力請信字以堅僻游移兩種講未能字確有體認題理洞然 壬申四

道不行乘桴浮於海章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陳非園文謂三子之才亦從仁出但日月至焉未能純乎仁耳○晚村曰仁只純乎天理無一毫私心之謂三子未必無一二節近仁處然謂之無一毫私心則不能朱子論漢文帝唐太宗功業不

准當三代亦是此意乃知此章不是泛論人才正要令人識得个仁字時文每以仁才並講或反重才一邊皆謬也

女與回也孰愈章 晚村云聖門以聞知為事舍此更無

教外別傳時多云卽以聞論卽以知論皆坐不明書理只要用字真活之弊不覺隱然有个西來大意在吞吐問○按此亦不必然學問尚有行一邊

宰予晝寢章

吾未見剛者章 莫危於人心惟剛足以閉之莫微於道心惟剛足以扶之此夫子思剛意也○晚村曰夫子突然一慨必有指歸而茫然難測所以來或人之對或人舉棖亦必棖之氣象有似乎剛其所謂慾有難識者故

夫子辨之。若粗淺嗜慾。或人豈冒昧至此。故程子下悻悻自好。此卽謂慾。亦此意也。慾之非剛。是就帳而論。未可以盡剛之理。盡夫子未見之意。○威咫尺。理不足以御氣。則氣有時而屈。慾之非剛。易知也。氣不足以載理。則理亦有時而屈。無慾之未剛。難知也。○順治戊戌。李培初曰。卽無慾。不得盡剛。况慾乎。○愚謂不能克己。則氣餒而不剛。克己而不能復禮。則氣仍餒而不剛。○仇云。至剛者無慾。則不爲外物所屈撓。如剛刀不雜鉛。則切物而鋒自不屈。有慾者不能剛。則易爲外物所屈折。如鉛刀無剛性。則觸物而鋒便挫屈矣。故太倉顧氏謂剛是不屈於物。非不屈於慾。猶剛刀不屈於物。非不屈於鉛。其喻言最明。理足以勝私。氣足以配道。義者吾心。

天德之剛也。卽孟子所謂至剛而塞天地者。有此剛。則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矣。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夫子之文章章。晚村曰。才說箇等字。便不止是兩種門

品。又曰。淺看不躡等。直是村學堂齋規日課相似。有何

聖教耶。○熊伯甘曰。道字比命字微不同。較又先一層。

是天之所以爲天也。命字却在天人相與之際。

子路有聞章

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章

子謂子產章。按丘月林云。恭是不以富貴驕人。不以賢

知先人意。不專主容說。愚謂主容說。亦包得上二意。

晏平仲善與人交章。滄柱曰。今人對朋友時。有一番謙

和謹密之氣其人必有學問若箕踞滿堂詭浪終日自  
云不立崖岸忘形之交此輩乍離乍合焉能為有無哉  
臧文仲居蔡章

令尹子文章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章

甯武子邦有道則知章 辛未璩廷祐曰士榮鍼莊有從  
君之志而無其才欲大華仲有先驅之功而無其德周  
顯治匿有殺啗之勲而無其忠○熊伯甘曰知愚二字  
姑從世態人情上論或以藏機用晦為武子之愚不知  
武子明目張膽硬自擔當只藉忠貞一念感盟主而靖  
國難何曾埋頭遮面假混妝態且以此為不可及却把  
成敗論人了

子在陳曰章 熊伯甘曰在簡二字俱好字面○蒙引講  
由之瑟章曰如仁如義做得成就片段處所謂斐然成  
章者正大高明之域也至於義精仁熟止於至善而適  
乎大中至正之歸此精微之奧所謂室也淺說又將升  
堂入室俱兼知行說合觀之并此章亦明矣○狂字單  
言則包得畧於事在簡對言則狂是志大簡是畧於事  
在簡一語既在聖門則必漸儒者之風有端慤醇謹之  
氣服先王之禮不憚委曲繁重之文且當時亦未嘗有  
菲薄仁義崇尚虛無之風其於君臣父子大經大法必  
不敢越只是志趣高明而細節多踈漏耳裁之之法無  
他只是仍教之博文約禮而已 辛酉二月閱趙士春在  
簡二字文記此



伯夷叔齊章

孰謂微生高直章 摘訓曰只乞鄰便不直了不必說或

人鄰人兩下俱瞞方是不直○夫子不是譏微生是欲

明直道當與直躬章並看○即使當日以家之所有與

之苟有悅人之心亦是驩虞氣象而不得云直王成

巧言令色章

摘訓曰恥者恥其事而不為也上是謂媚

下是假詐總是立心不直小註險譎傾陷蒙引乘閒而

顏淵季路侍章

庚戌錢世嘉曰非曰伐善人將忌其善

施勞人將沒其勞而以無伐施避善勞之害也非曰不

伐則善將益高不施則勞將益大而以無伐施收善勞

之利也○用晦曰老者安之三句之難難於寫得天地

氣象出耳天地氣象亦不難寫難在夫子口中自說大

話不得○焦弱侯以二子有所待夫子無所假為賢聖

之別愚意不然蓋二子所言只是克己之事夫子則謂

不但當克己而當實為有功天地之人有裨生民之事

甲寅四月十八日

○己未劉楷講此節云聽物之來而

如其分所應得酌我之往而予以情所當然○愚按聖

人不但要有功天地有裨斯民只是要事事恰好觀熙

寧元祐之遞為紛更只是難得恰好所謂老安少懷不

已矣乎章

譚梁生曰顏子不貳過子路人告之以有過

則喜聖門實難其人夫子此歎蓋顏路請車季路結纓

以後語○幾亭曰凡事無不有前今後三端如周亞夫

軍中夜驚。此當下最不善事也。淺見者必張皇失措。更生他虞。亞夫堅臥而定。此轉不善為善也。然前此何以致夜驚。其間條理必有滲漏。亞夫心知之矣。迨明日亦不聞別有窮治。使竟漫然置之。又豈得為精於兵哉。彼口雖不言。必於所滲漏之端。密行補救。使後此不復致夜驚。乃為能。卽今以見前後者也。

十室之邑章。曹彞士講好學。主完全忠信之體說。○幸未姜遜曰。有謹守其忠信之學。有擴克其忠信之學。○忠信人不學。便要做許多變態來。不但庸人而已。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三

雍也第六

雍也可使南面章。譚梁生曰。仲弓可使南面。德行實政事也。○問子桑一節。可見學術之病。有不容不辨者。亦有不容過辨者。伯子雖有弊。然其真樸處。足以救天下之虛文煩文。則聖人取之。是猶朱子於象山講義利章。深取之也。大抵聖人以嚴。賢人以寬。○大全西川尤氏曰。周衰天下厭苦繁文久矣。伯子之簡。宜夫子所深取。○愚按深字未妥。○用晦曰。居敬則所行自簡。程子之說最高。然語太直捷。故朱子註中補完而字一轉。始無墮義。○曹彞士講太簡云。自擾者安得不擾民。厭事者必不能省事。○熊伯甘曰。如秦政之馭天下。去文就質。

令行禁止。豈不簡便。其究也。黔首離德。而揭竿斬木之難起矣。此非無顧良民巖之敬意。而專好為簡便。以至此乎。說者謂黃老弊入於申韓。尚簡者不得不受其過。○愚按。有剛而簡。有柔而簡。其弊又自不同。○雍之言。然是。并上節。可與太簡之言。而然之。存疑云。無乃大簡之言。正找可也。簡之意。鄒嶧山謂其偏是矣。乃說約及仇滄柱。俱主存疑之說。殊悞。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章。方怒之時。當如水之由地中行。而弗汎濫。癸丑六月○范文子曰。喜怒以類者。鮮類。即不遷之意。七月○刁蒙吉曰。蒙引存疑。俱主兩人言。是以怒於室。而色於市者。來形容顏子也。粗淺甚矣。甲乙前後。俱以時言。怒於甲。不移於乙。只是當怒而怒。轉

刺便消釋。○蒙吉曰。不曰不聞。而曰未聞。蓋為學者留地步。非絕望也。

子華使於齊章

犁牛之子章

同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吳震舟曰。三月不違。已到無

欲之地。其餘亦能寡欲。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章。琴非因循。又非激昂。奮迅。達非膠執。又非便利。捷給。藝不廢弛。又非瑣屑細碎。○已未方伸講此節。以儒效不迂。踈言。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章。譚梁生曰。閔子在季桓子時。嘗為費宰。見家語。是未墮費前事。此季康子時。復使為費宰。是夫子自衛反魯後事。

伯牛有疾章

賢哉回也章 仇云學者守道勉强之迹未融。遠士任性。天理之趣尚淺。原憲之匡坐彈琴。能樂而不能見其大。曾點之沂水春風。能樂而不能造其純。○愚按原憲是守道一流。曾點與任性者不同。此外又有安命一種。○張禹川曰。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道之所存。樂之所存也。

非不說子之道章

女為君子儒章 語類云。子夏忒細密。於小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所以或流入於小人之儒也。子游與子夏絕不相似。子游高爽踈暢。意思闊大。觀與子夏爭洒掃應對一段。可見子張又不及。

子游子游却又實。子張愛說大話而無實。○又曰。子游也有曾皙氣象。如與子夏言木之則無。因是失了也。見得這人是曠濶底。又如問孝則答以不敬。何以別。又如說事君數斯辱。與喪致乎哀而止。亦見得不要如此苦切。

子游為武城宰章 幾亭曰。第五倫舉吏得人。郡守入為三公。黃霸為相。不及治郡。以其精神所注。才能所長。在治事不在知人故也。孝宣以治行取黃霸。則為相不如為郡。孝明以得人取第五倫。則為相過於為郡。子游得滅明則武城之治光於千古。○大全芑山張氏曰。大學衍義云。子游以一邑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為天子擇百僚。人主為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

故王素之論命。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而司馬光之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爲之。必若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矣。○卓庵張氏曰。明楊文定之子上京師。有司供奉甚至獨范理知江陵縣。不爲禮。文定聞之。卽薦理爲德安太守。景泰間。內侍金英嘗奉使至南京。京中官屬無不阿奉。獨薛瑄不往。英曰。南京好官。惟薛公耳。還京。卽薦公爲大理卿。按瑄與范理持正守已。不失爲滅明而文定金英不病其簡已。亦庶幾子游之意。

孟之反不伐章。語類曰。不伐便是克伐不行。○摘訓曰。策其馬。正見是馬不進而策之使進意。

不有祝鮀之佞章。

誰能出不由戶章。道不可不由舍道更無可由此是正意。道不難由。此是旁意。萬曆乙酉浙墨。俱主旁意說。倪鴻寶兼說。却又以正意作旁意。壬申四月二十四日○吳霞舟曰。由道而出。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極之無所不達。

質勝文則野章。謂文質皆可損益者。慶源輔氏之說也。謂文可損益。質無損益。但當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者。新安陳氏之說也。蒙引存疑。俱從輔氏。○丙辰任弘嘉曰。野勝者安於簡適。其始小節曲謹之不修。其後乃坊表廉隅之日敗。文勝者善自修飾。其初以外役聰明而薄其天性。其繼乃內多虞詐而匿其由來。○刁蒙吉曰。野則嗻如子路行行之類是也。史則辟如子張堂堂。

之類是也。○錢吉士曰：野史只是氣稟習俗，君子只是德性學問。○艾東卿評錢鶴灘文曰：文質乃就學者身上說，言動語默威儀文辭皆是。此所以屬之成德之君子。今作文者皆講就世道奢儉制度文為上去，則便屬之作禮樂之天子。

人之生也直章。語類曰：如見孺子入井，便自有怵惕之心。見不義底事，便自有羞惡之心。是本有那個當為之理。若是內交要譽，便是不直。○又曰：若見孺子入井，不剛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便是拘了這箇理。這便是罔。○又曰：其粗至於以鹿為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於一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用晦曰：直字謂實也，順也。即中庸之誠。孟子之利。

意非驀直之義，能實而順，則經權動靜無非直也。○仇云：天命之性，賦此直也。率性之道，順此直也。天道之一誠，直貫終始也。人心之四端，直常發見也。持守之擴克之，則造聖賢，配天地，不失其直，乃不失其生。

知之者章。語類明道曰：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樂。○滄柱曰：三之字，照注當貼道說。特文或貼學，或貼理，混雜不清，須認定道字。

中人以上章。語類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訥，蓋清明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自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語類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使之下學而未可語以上，達否？曰：如此則下學上達，分

而爲二事矣。况上達亦如何說得。與他須是他自達。此章只是說智識未理會得此義理者。語之無益耳。

樊遲問知章。滄柱曰。本文上段無知者。下段有仁者。亦互言以見意耳。故註中並標出知者仁者說。作者於上段云。不必言知者。於下段云。可實指仁者。不合語氣。○又曰。民義指人道言。或將民字看作羣黎百姓者。非也。○陳介眉曰。敬遠正是窮理格物。知鬼神之情狀。曉得不可媚神邀福。是既知彼又知此。非僅知彼不知此也。○又曰。遠者視爲不可測。不可噴。正所以敬之。○語類曰。經德不回。非以干祿。是熟底先難後獲。是得仁底人行法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滄柱曰。事之所難。如主敬行恕。克己復禮。與夫盡心知性存心養

性進德修業者。皆是註以事之所難諷之。所包者廣。程子專指克己。特就其最重者言耳。作文單指克己者。固不如槩言之爲備。○用晦曰。此言未足以盡知仁。是指點樊子做知仁工夫處。而知仁之理體。原未嘗不備。註中因遲之失而告之。正謂此也。玩可謂語氣儘見分寸。時文下語太過者。淺矣。○愚按此章當與山誨女章一例。○仇滄柱曰。拈此題者。其誤有三。或云。驚知仁之名。不如求知仁之實。是從章內兩可謂字取來。究竟本章無辨名實之意。其悞一也。或以民義之當知。對鬼神之不當知。說是錯會。註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一句耳。夫敬之者。知其當爲也。遠之者。知其不必爲也。而以鬼神爲不當知。可乎。註所謂不可知者。指禍福之類言。非以

鬼神爲不可知也。其悞一也。先難二字。朱子集註明與上蔡謝氏之說不同。朱子指爲事之所難。用功專在一先字。謝氏指心之不易爲難。弊緊反在難字。用功在先字。則與後字相應。是一急一緩。對說足杜樊遲謀利之意。弊緊在難字。則與獲字相應。却是前此難而後來獲。反開樊遲以計效之心矣。故難字就心上說者。其悞三也。○朱子語類云。敬鬼神而遠之。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爲知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見卷三。○按此則滄柱所論第二誤不是。○又按語類三十二卷云。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則仇說仍是。

知者樂水章 語類曰。看這水到隈深處。如何到峻處。時如何。到淺處。時如何。到曲折處。時如何。地有不同。而水隨之以爲態度。必至於達而後已。此可見知者處事處。仁者樂山。亦以此推之。○語類問仁知動靜之說。與陰陽動靜之說同否。曰。莫管他陽動陰靜。公看得理。又過了。大抵看理。只到這處便休。又須得走過那邊看。便不是了。若必欲以配陰陽。則仁配春。主發生。故配陽動。知配冬。主伏藏。故配陰靜。然陰陽動靜。又各互爲其根。不可一定求之也。此亦在學者默而識之。○又云。看得意思窮盡。然後四旁莫不貫通。苟先及四旁。終至本說。都理會不得。○仇云。知者似蘇文忠公。仁者似司馬溫公。齊一變章 語類曰。齊魯之變。各有緩急。如齊功利之習。



若不速革而便欲行王化。魯之不振。若不與之整頓。而却理會其功利之習。便是失其緩急之序。如貢禹諫元帝。令節儉。元帝自有這箇。何待爾說。此便不先其所急者也。○又曰。魯只如舊敝之屋。其規模只在齊。則已經拆壞了。○又曰。桓公管仲。要一匡天下。其勢必至變太公之法。不變便做不得這事。若聖人變時。自有道理。大抵聖賢變時。只是興其滯。補其弊而已。如租庸調變為贖。騎長征之兵。皆是變得不好了。今日變時。先變熙豐之政。以復祖宗忠厚之意。次變而復於三代也。○又曰。先儒多不信史記所載太公伯禽報政事。然細考來。亦惡畧有此意。但傳者過耳。太公自與周公別。到管仲又不能守初政。全變易了。一向在功利上。

觚不觚章

仁者雖告之曰章。侯方域一節文云。天下之忠。多成於庸人重其身。又多成於賢人全不重其身。仇評云。如竇武何進之流皆是。○大全辨卓庵張氏曰。得孔子此論。仁者始有生理。此孔子審量處。語意與已欲立而立人。二句參看。○譚梁生曰。宰我為臨淄大夫。欲盡逐田氏。謂禍不旋踵之地。有忠君利社稷之仁在。如非有人之象。甘心從之。故微商於孔子。孔子知其意。故厲聲怪拒曰。何為其然。

君子博學於文章。朱子集卷五十八答張仁叔曰。約之以禮。禮字便作理字看不得。正是持守有節文處。克已復禮之禮亦然。○語類曰。論語中博約二字。是踐履兩

字對說。孟子中博約字皆主見而言。○愚按此章約禮當兼乾道坤道說。顏淵喟然章約禮當只主乾道說。

子見南子章

中庸之為德也章 刀蒙吉曰。達德成絕德。

如有博施於民章 子貢此言與宰我從井救人一例。皆因聖門重視仁。故一時弟子將極難事安在仁者身上。看非夫子論正。則仁字幾同直躬之直。仲子之廉矣。以天地所有憾者求無憾於吾心。勢必不能。辛酉三月○丙辰沈旭初曰。仁主於愛。則萬物成若仁者所為無憾也。然執此以論仁。則仁必窮。故聖賢之論仁。隨其分量之所給。而人人得以自盡。○語類曰。已欲立二句。與我亦欲無加諸人意思一般。學者須是強恕而行。○教養

俱不是一層工夫。故有立又有達。有立道又有綏動。有道又有齊。有綱紀布。有治功成。時文將立達分教養者。誤。○時文云。譬之而能遂所欲。固於仁無所加。即譬之而不能遂所欲。亦於仁無所損。○摘訓曰。仁止於立人。達人。然猶必以恕求之。是立人達人之仁。亦非可以易能者。而况於博施濟眾乎。



書也。辛酉六月。○用晦曰：功倍於作，是註中看孔子語。入孔子口氣不得。將述中艱難重大處，說出信好深情，則倍作之意，隱然逗露。

默而識之章。語類曰：默不言也。不言而此物常在也。今人但說著時在，不說時不在。○又問：默而識之，曰：如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猶是執提在。這個却是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如已有而弗失矣。○熊伯甘曰：默字，即閑靜不言時，勿看深了。默識是不言而存諸心。註中此存字甚好，即靜而存養也。學不厭誨不倦，是動而省察也。動靜無非這念頭，一些不間斷。此聖人體道工夫親切處。○語類曰：此等處須有上一截話，恐是或有人說夫子如此，故夫子因有此言。如吾無隱章亦然。

德之不修章。語類曰：聞義不能徙，是事不合宜。不善，則是有過惡了。如此說，方不合掌。

子之燕居章。用晦曰：寫得閒曠神奇，是誤讚聃曇法相。若收歸實地，又止得大賢以下甲裏事。與聖人分上懸隔。

甚矣吾衰也章。不夢周公，與鳳鳥、河圖、黃農、虞夏同一寄慨。○語類曰：夜之夢，猶寢之思也。夢得其正，何害。莊子言至人無夢，清淨者愛恁地說。佛老家亦說一般無夢底話。○讀書記朱子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志於道章。

自行束修以上章。

不憤不啓章 熊伯甘曰反字有反覆尋求意因此勘彼

莫作問一知二般解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語類曰聖人之心如春夏秋冬

不遽寒燠

用之則行章 大全辨曰則行則藏學問廣大精微非徇

物絕物二項人可例論蓋忘義苟祿貧富貴耳不可謂

行絜身亂倫孰泉石耳不可謂藏○文集卷五十九趙

恭父問惟我與爾之與是訓同則誰與吾不與之與是

訓許朱子答曰與字恐難作兩般說○惟我與爾句當

就博文約禮工夫立說見得工夫必不可少底意思

中九月○孟子養氣章語類曰公孫丑言加齊卿相得

行道焉以爲孟子動心於此不知孟子所養在集義見

於外者皆由這裏做出來又曰孔子與顏淵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這有是夫言我有這個道

理在不是言有用舍行藏也○語類問觀此處則夫子

與顏子一般了曰如孟子說伯夷伊尹與夫子是則同

若此處大節不同則不足爲聖人矣○又曰命不足道

此只是尹氏添此一脚本文非有此意○用晦曰子路

病處行藏皆有非能行而不能藏也○金正希曰箠瓢

陋巷不改其樂夫子所以賢回而千乘之國可使治賦

夫子所亟許由然回實不特此也由固有足處也聖人

之論二賢別有以觀其微也○黃蘊生曰孔明天下奇

才而其自言者不過曰小心謹慎而已其後蜀中之才

稱姜伯約思慮精密以國事付之而伯約卒以蜀亡蓋

精密者謀也。謹慎者懼也。孔明懼勝其謀，姜維謀勝其懼。故功業相反也。夫多謀尚足以亡國，况無謀耶？富而可求也。章

子之所慎章

子在齊聞韶章。周好生文，講不圖二字，從服習後看出。最妙。○語類曰：史記子在齊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三月當作一點，蓋是學韶樂三月耳，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

夫子為衛君乎章。語類曰：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有怨。○又問子貢有怨乎之問何也？曰：夫子謂夷齊是賢人，恐賢者亦有過之者，於是問以決之。看這事是義理合如此，不如其不必讓而讓之，則未必無怨悔之心矣。夫子

告以求仁得仁，謂是合恁地。○子貢兩問存疑，俱欲作槩說者，非翼註。但主遜國說為是。○語類曰：司馬遷作伯夷傳，但見得伯夷滿身是怨。

飯蔬食飲水章

加我數年章。熊伯甘曰：加字五十字，從本文從史記俱無礙，但不必添扯大衍知命等語。易道無窮，亦不得扯大過來說。○易者所以明修身治民之道也。道陰陽明圖象與卜筮無非所以明此道。乙丑正出。

子所雅言章。摘訓曰：詩以理性情三句，不可就當詩書禮說是推所以雅言處，須到末句用之。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論文敘次節文曰：女奚不曰，丘無過人者，其為人志於道而已。結云是心也，純亦不

已之心也。豈惟葉公弗之知。子路殆弗之知也。不伎不  
求之訓。終身誦之。吾見其止矣。夫子之曉葉公。其亦示  
子路也與。○語類曰。聖人緊要處。自生知了。其積學者  
却只是零碎事。如制度文爲之類。其本領不在是。若張  
子憤一發而至於聖之說。是聖人全靠學也。○楊維斗  
次節文云。少而習禮。而詩書射御之數。尚未窮其奧。老  
而好易。而存亡進退之故。又未能察其幾。

我非生而知之者。章。○呂用晦曰。此章我字。與多學而識  
章字同例。最重要先將此字懸起。一現成。孔子在前  
而後。分別出我之爲我。不是那樣。是這樣做成的。○張  
天如文云。卽生而知之者。有所不廢。而况非生知者乎。  
○滄柱云。生知之所知。學知之所知。總指吾心之義理。

而言。尹氏生知者。義理學知者。禮樂名物等。亦是後人  
議論之辭。在夫子口中。未嘗分出何者爲生知。何者爲  
學知。○又曰。和靖尹氏。謂敏求只是禮樂名物。陽明王  
氏。又謂禮樂名物。無關作聖之功。學知只是學知此義  
理。看來禮樂名物。亦何者非義理。使舍此而曰。致此心  
之良知。則何所著落。觀聖門博約並用。則此意。求知之  
旨。可識矣。○仇云。大全輔氏。亦以生知之義理。對學知  
之事實言。亦是後人議論之辭。在夫子語氣。旣不以生  
知自居。則不必有義理事實之辨矣。○語類曰。聖人看  
得地步廣濶。自視猶有未十全滿足處。○又曰。如顏子  
只見得所立卓爾。冉子自見得力不足。聖人以學者不  
能自去用力。故以此警之。

子不語章

三人行章。呂用晦曰：聖人學問，仰有掇，俯有拾，隨處皆有所取益。今世謹愿之士，深居支戶，不肯見一个不好人，不知接遇不善，亦儘有鍛鍊處。

天生德於予章。幾亭曰：周之盛也，召伯之甘棠，勿剪其衰也。孔子之檀見伐，聖人之仁，無盛衰時使之也。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章。○滄柱曰：無行不與，猶云無往不與，行字本虛。通義欲於隱字中人言字，對下行字看，似覺太繁。○又云：夫子平日立教，只從淺近處教人，故及門之士，疑道之高深者，有所祕而不傳，不知下學上達，由淺近可造高深，斷無躐等之理。况夫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即淺近而高深已寓。

子以四教章

用晦曰：四者是孔門學規，聖人造就之妙。

有不盡此者，然亦不離此也。○四者當以道字為主。○語類曰：文行忠信，是博文約禮之意。忠信只是約禮之實。○熊伯甘曰：忠，居心無偽也；信，應事無爽也。○知文而不知行者，馬融之經術也；知行而不知文者，萬石之醇謹也；知文行而不知忠信者，東漢之顧廚俊及也；知忠信而不知文行者，姚江之良知也；知忠而不知信者，誠而未徹者也；知信而不知忠者，似誠而非誠者也。○仇云：新安陳氏曰：存忠信所以誠實於力行，忠信只管力行，皆因朱子小註及雙峰饒註之說，不如蒙引以忠信通管文行，更為周盡。○又曰：大全小註雖有次序之說，然先知後行，由忠見信，二者各有次第可言。若說先



文行而後忠信則方其爲文行時全無忠信以主之將所謂文行者亦等之泛泛悠悠而已聖門豈有此支離之教乎饒氏謂外面能行方可責其裏面誠者未得題旨○按語類問文行爲先忠信爲次之說如何曰世上也自有初開難曉底人便把忠信與說又教如何理會也須且教讀書漸漸壓伏這個身心教定方可與說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夫子見人每爲習俗所壞所以思善人善人只是不曾爲習俗染壞者有恒已不能不染但其一段誠樸的心尚未曾壞壬戌○熊伯甘曰認假作真恒德安在非以將來不繼爲無恒也子鈞而不綱章 幾亭曰上世鳥獸逼人亦能勝鳥獸勝則能殺殺則食之茹毛飲血性勢自然不待教也聖

人者能制鳥獸之害人不能禁人不害鳥獸勢不可禁因設禮以限之非祭饗不殺非宴會不殺非養老不殺非時不殺所以限之少殺非教之殺也如可使舉世蔬食布衣豈不願之勢不能也若末世之人過限而廣殺則禮教不明正政不行故也聖人在上其長養萬物具有實事使人人哀憫物命豈比空言勸誘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語類曰聞是聞前言往行見是見目今所爲見又較切實○辛酉黎文遠以遺編具在貼多聞以世故漸紛貼多見最是○辛未王者臣曰三代聖人因革損益類本古訓以相參是知而猶未敢作也

互鄉難與言章

仁遠乎哉章 威咫尺云近且不足言而可言遠乎○摘訓  
曰欲字有工夫卽四勿敬恕之類○反看便見不欲仁  
斯仁不至欲不仁斯不仁至豈不可畏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幾亭曰昭公知禮失實之過  
小設當時直云不知禮臣心安乎故與其直而明之也  
毋寧過而隱之過而後全吾君也其似違心而稱知禮  
也乃所以遂其本心乃所以爲至誠惻怛也○章世純  
君娶二句曰天地陰陽之氣皆以異類相益而在太古  
之時者其取義精以同德爲同氣同氣者同姓異德爲  
異氣異氣者異姓在中古以後者其據義顯爲正姓以  
統遠遠者行飲食爲庶姓以統近近者議服數  
予與人歌而善章 反之是取其善和之是與其善但舜

則卽取爲與此則取而復與而一後字中又有從容意  
有審密意 壬申十月

文莫吾猶人也章 用晦曰文原卽是講所以躬行之理  
只爲學文人便將來作說話說了程子所以譏其玩物  
喪志也爲如此若子以四教却是文作第一件弟子行  
有餘力則以學文朱子謂不學文則所失不止於固陋  
而已又何嘗不重文也近世學者恐文章之士易走作  
遂至以學文爲禁而所取率皆鄙瑣不魁不魁之物卽  
有一二拘謹之士下梢亦無展拓只爲此章書看得不  
融貫將文行打作兩橛便生出多少病痛耳

若聖與仁章  
子疾病子路請禱章 語類曰夫子疑子路禱之非正故

以有諸叩之。及子路舉誅。聖人知非淫祀。乃云我無所事禱。○又曰。聖人不直截他。待子路說了。然後從容和緩答他。今人才到請禱處。便截了。聖人皆不如此。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亦然。○若說丘平生已預為禱。便近自誇。須見聖人一段寡過。未能光景。言丘刻刻欲禱。但我之禱。非子所能代耳。

奢則不孫章。譚梁生曰。此章是論禮外之奢儉。故前有禮字。此無禮字。舍禮論俗。又奢儉之濫觴也。

君子坦蕩蕩章。摘訓曰。坦平也。卽註中常字意。當與長字對看。蒙引坦蕩蕩。猶云光輝燁。反重在坦上。存疑坦蕩蕩。是兩意。又平重了。俱與註背。坦以地言。長以時言。馮厚齋曰。蕩蕩曰坦。其心無適而不寬廣也。戚戚曰長。

無將而不憂慮也。王前席坦蕩一句文曰。人知憂勤者。聖賢之所以為志。而不知泮渙者。聖賢之所以為心。於謹凜惕勵中。看出安舒優游氣象。確是循理真境。後比合動靜看。最周密。壬申。○譚梁生曰。長戚戚。非樂天知命之君子。亦非般樂怠傲之小人。凡慍見憂懼。皆所未免。

子溫而厲章。語類曰。此雖說聖人之德容自然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舉備而救弊。蓋自舜之命夔已如此。而臯陶陳九德亦然。○又曰。橫渠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他只學個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個恭。又學個安。○按上二條不同。一是合說。一是分說。

皇國刺武王也。○又曰。○  
學。○皆。○出。○當。○吸。○此。○際。○而。○自。○發。○蓋。○自。○發。○之。○命。○夔。○也。○吸。○此。○而。○  
于。○焉。○而。○淵。○章。○所。○需。○隱。○曰。○此。○雖。○焉。○聖。○人。○之。○德。○容。○自。○然。○吸。○此。○然。○  
命。○之。○存。○亦。○非。○幾。○樂。○意。○然。○之。○小。○人。○此。○豈。○足。○憂。○豈。○豈。○未。○  
合。○德。○輔。○善。○暴。○風。○密。○制。○也。○○。○羈。○乘。○坐。○曰。○與。○知。○淵。○非。○樂。○天。○吸。○  
蕪。○藪。○野。○中。○昏。○出。○發。○後。○對。○淵。○於。○深。○淵。○豈。○而。○也。○真。○豈。○豈。○此。○  
聖。○賢。○之。○德。○以。○然。○志。○而。○不。○吸。○此。○豈。○豈。○聖。○賢。○之。○德。○以。○然。○志。○亦。○然。○  
無。○符。○而。○不。○憂。○也。○王。○前。○淵。○也。○慈。○一。○以。○文。○曰。○人。○吸。○變。○豈。○豈。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三

泰伯第八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句。用晦曰。論文王至德。便譏武王非聖人。論泰伯至德。便要周旋太王不曾剪商。此正後儒滿肚皮後世私心。不可與論聖人也。善乎朱子之言曰。泰伯之心。即夷齊之心。天地之常經也。太王之心。即武王之心。古今之通義也。二者並行而不相背。此義非特今之庸儒不知。其誤實始於元儒金仁山。仁山又得之王魯齋。魯齋求其說而不得。則曰。朱子用古註。未及改也。及語錄與註。脗合。則仁山又曰。語錄出門人所記。恐不足以證集註。嗚呼。朱子之學之失傳。豈待今日哉。○滄柱謂朱子或問說與仁山相同。集註。古註。

承入不暇改定耳。○愚按恐是或問未暇改定耳。○按語類諸條只說秦伯不肯剪商未詳在何時所以起金仁山之辨。○譚梁生曰秦伯繼太王之緒當虞辛庚丁武乙之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實能朝諸侯有天下視君吳更易三讓商王非讓周伯也。○愚初意此節不重民無得稱句恐礙文王今按語類謂此句煞有意味。又云若以文王比武王則文王為至德若以秦伯比武王則秦伯為至德是重民無句固朱子意也。○順治戊戌姚士升曰忠孝廉節之事一人欲就其名必有數十人受不忠不廉之愧一時偶乘其興必開數百年好異奸名之禍。

恭而無禮則勞章 語類云張子之說謂先且篤於親不

遺故舊此其大者則恭慎勇直不至難用力此說固好但不若吳氏分作兩邊說為是。○用晦曰不偷只是不薄未到協和於變也。

曾子有疾章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朱子文集卷五十五答李時可曰莊敬誠實涵養亦非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之外別有一段工夫只是就此持守著力至其積久純熟乃能有此效而不費力耳。○按語類云集註原本做效驗說改本作工夫說。○幾亭曰顏色如何正正者本等也與正心之正相似如事親則有婉愉之色事君則有敬慎之色祭祀則有嚴恪之色介冑則有威武之色皆是其本等如此外見此色因內有此情故云近信。○又曰

含蓄不鵲突明快不暴露觀其辭氣所養可知○有理  
義明而心至誠然發揮於手口之間辭氣不善者畢竟  
是未明未誠○語類曰但說此三事為最重耳其他也  
不是不管若全不理會將見邊裏盛有汁底物事豆裏  
盛乾的物事自是不得

以能問於不能章 摘訓曰以能四句上二句是以虛心  
問人而不自是下二句是以虛心處已而不自滿兩平  
開說不見有相粘意蒙引存疑以有無貼能不能虛實  
貼多寡覺得無謂○譚梁生曰全是大舜好問好察舍  
已從人烝烝又不格姦意○又曰此章是曾子為顏淵  
作贊下章是為子路作贊曰君子人下贊召忽荀仇輩  
則遇上贊伊周則不及子路曾子所畏此是贊畏友之

辭子思作中庸以子路次顏子明是師承

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語類曰託孤三句聖人做出是聖  
人事業賢人做出是賢人事業中人以上是中人以上  
事業這通上下而言○朱子答張仁叔曰霍光臨大節  
亦有虧欠處○講君子二句當以性命之外無事功學  
問之外無經濟為說當於實處著想勿止描繪虛神  
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語類曰所謂弘者不但是放令公  
平寬大容受得人須是容受得許多眾理若執著一見  
便自以為是他說更人不得便是滯於一隅如何得弘  
○又曰弘而不毅如近世龜山之學毅而不弘如胡氏  
門人○知得道理無物不有便弘知得道理無時不然  
便毅既弘毅便戰戰兢兢便不得不日省 壬申九月

興於詩章。興詩章似逆知後世有良知家而預爲之準。蓋以良知之說推之。必謂吾心自有興立成。何藉於詩禮樂。而不知聖人教人興立成。全賴詩禮樂。庚申○已未曹鑑倫講興於詩云。學之爲道。拘迫而驟。期則聰明。阻詠歌而反覆。則性情生。○語類曰。古人這身都在禮之中。都不由得自家。今既無之。只得硬做些規矩。自恁地收拾。荀子言禮樂法而不說。此語甚好。只有法更無說也。○文集六十二卷。李昉叔問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東萊謂操有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恐是此意。朱子曰。東萊此說是也。然不當作兩句看。

民可使由之章。曰可使由。便見德禮可化。不必專持政

刑也。曰不可使知。既不能知。則由者亦不能保其長由。是必吾之德禮無頃刻之懈。庶幾教化浹而民俗不壞。此堯舜所以兢兢業業也。壬戌三月廿五○朱子語類

有一條云。頃年張子韶之論。以爲當事親。便當體認取。那事親者是何物。方識所爲仁。事兄之義亦然。某嘗舉其說問李先生曰。當事親便要體認取個仁。當事兄便要體認取個義。如此則事親從兄。却沒要緊事。且姑借此來體認取個仁義耳。李先生笑曰。不意公看得好。按朱子以此解。不可使知之。然子韶所謂知。與註中知其所以然又不同。子韶是欲人見其心。註所以然是指理言。壬申七月

好勇疾貧章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熊伯甘曰霍光近於驕王安石  
近於吝

三年學章 辛未文云古者入學鼓篋其時朱離童子而  
所肄者乃宵雅之三蓋謂今日之皮弁祭菜以教之異  
日之笙簧飲食以賓之其相期當如此耳然官其始者  
未嘗不以辨志為先也○不至於穀須說得平常方見  
不易得之足慨若將此句擡高則不易得乃理之當然  
無足怪矣 癸丑十一月

篤信好學章 語類曰危邦不入舊說謂已在官者便無  
可去之義若是小官恐亦可去當責任者則不容去也  
○幾亭曰飢饉兵戈主德清明邦有道也庸夫束手俊  
傑彈冠豐亨豫大君心昏怠邦無道也宵人爭路君子

介石君子之相有道無道也清矣若值倥偬即避難都  
安恬即旅進此正闔於治亂安能明於進退耶  
不在其位章

師摯之始章 仇云從來解此題者謂樂至奏闕雖時聲  
歌將畢而猶見其盛則前此之美善可知如此說却是  
以終談始作至此猶盛之解非至此方盛之意麟士顧  
氏引據儀禮謂樂凡四節到第三節之終第四節之始  
合樂並作至歌闕雖而始盛証據最確前此諸儒皆所  
不及近日所刻增刪小說約妄意去取竟芟儀禮全文  
一段致使書理既明而復晦能免於顧氏之罪人乎  
狂而不直章 語類問狂而不直之狂恐不可以進取之  
狂當之欲目之以輕率可否曰此狂字固卑下然亦有



進取意思敢為大言下梢却無收拾也

學如不及章

巍巍乎章 滄柱曰不與胡氏作行所無事說另是一解  
究當主富貴不動心之說

大哉堯之為君也章 滄柱曰依淺說下句之意因乎上  
句惟其則天所以無名依存疑上句之意藏在下句從  
無能名處見則天之實玩集註自當以淺說為主○又  
曰堯之則天註中拈出德字此以君德言凡施於政教  
而見於治化者皆是下節成功文章持指其一二以言  
之餘固難以言盡正是民無能名處時文或以下節為  
業上節為德不知下節乃德中之可見者豈可判分德  
業為兩項或有將德字單貼在心者遂入神明宥密等

字及未言用先言體等語俱看德字未真○按此章註  
中德字語類中並未詳○滄柱曰朱子云惟堯則之只  
是尊堯之辭不必謂堯獨能之而他聖人不與○或云  
夫子尚論古人豈盡是鑿空無據之言大抵俱從史書  
中看出耳愚云此在成功文章固然若則天無名則仍  
宜空講○滄柱已未房書評曰文章與成功是二項乎  
是一事乎曰成功說得廣文章說得密如授時定曆畫  
州分野禮樂刑政皆文章所顯設者大端亦可從成功  
上想見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第三節慶源輔氏曰詳味夫  
子之言便使人有敬重愛惜人才之意○此條最精愚  
前看大全未圈出壬申七月補圈○艾千子曰時文所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三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章 按語類潘時舉所記則命字兼理氣言吳必大所記則云尹氏以盡性知性言命誤命只是窮通之命  
達巷黨人曰章 語類此章缺○滄柱評辛酉胡任輿作云大哉句緊接博學二字而無所成名作一轉然其深惜處正其極贊處故聖人聞言不敢當乃承之以謙耳○存疑曰聖人把博學都放下只認無所成名一邊而欲執一藝成名是承之以謙也○此條愚前未收再承光最喜此條○文集卷五十五李時可問執御章集註謂然則吾當執御矣則以為夫子真執御至於末後載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三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章 按語類潘時舉所記則命字兼理氣言吳必大所記則云尹氏以盡性知性言命誤命只是窮通之命  
達巷黨人曰章 語類此章缺○滄柱評辛酉胡任輿作云大哉句緊接博學二字而無所成名作一轉然其深惜處正其極贊處故聖人聞言不敢當乃承之以謙耳○存疑曰聖人把博學都放下只認無所成名一邊而欲執一藝成名是承之以謙也○此條愚前未收再承光最喜此條○文集卷五十五李時可問執御章集註謂然則吾當執御矣則以為夫子真執御至於末後載

尹氏之說曰吾將執御矣則以為夫子之設辭某竊以  
後說於上下文意為順朱子答曰黨人之稱孔子如此  
不知孔子當以嘗執賤事告人而辭其無所成名之大  
耶當故為自屈之詞以顯其所稱之失耶二者氣象之  
大小必有能辨之者○已未楊大鶴作曰若人譽我誠  
過矣雖然愛我亦甚厚若人議我誠是矣雖然詔我亦  
甚深此雖與愚意稍異然與作破黨人解者自不同但  
微嫌其似聞人議已承之以謙

麻冕章 幾亭曰趨時之意其猶徒義乎窮則變窮者變  
之因也時苛則變之以寬時淫變之以貞時惰變之以  
勤皆所謂趨也若與之俱苛俱淫則是窮而不變同流  
俗而合污世也時豈流俗污世之謂而趨豈合之同之

之意哉聖人以變為趨後人顧以不變為趨甚矣其戾  
也

子絕四章 此章即就上章看便見他人無論從眾不從  
眾皆是意必固我聖人無論從眾不從眾俱非意必固  
我 壬申七月二十一日 ○孟子一時字包得此章意○

絕字內有江漢濯秋陽暴氣象○語類曰必在事先固  
在事後如做一件事不是了即管固執道我做的是○  
又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不能  
化去者若曰絕私意則四者皆無則曰子絕一便得何  
用更言絕四○我字變態極多或欲其有利於我或恐  
其有害於我或欲表已所長或恐形已之短總是從我  
起見 壬申七月二十三日 ○語類曰此四字似元亨利

貞。但元亨利貞是好事。此是不好事。○王前席文云。天下意必固我之私。惟心之虛者。能絕其機於未然。何也。謂其先無以擾之也。聖人之心。無欲無欲。則虛。惟心之實者。能絕其端於自然。何也。謂其先有以持之也。聖人之心。有主。有主。則實。二意精確異常。壬申八月十四日  
○程子曰。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必有事焉。見性理四十  
三卷。

子畏於匡章。刁蒙吉曰。禮樂制度。具列五經中。道顯於五經也。○道有興廢。而無喪不喪。有喪不喪者。文也。然文亦是天所甚惜。壬申九月看朱子語記

太宰問於子貢曰。章用晦曰。第三節。朱子謂聖人不直。謂太宰不足以知我。只說太宰也。知我待人。恁地溫厚。

由此觀之。首句正是辭子貢而居太宰之多能。繼則併多能不欲居。而委之少賤。卒乃又為學者指出不必多之故。以絕流弊。題中曲折甚多。時說首句。竟謂知我多能之故乎。則全節神理盡失。或又看煞末句。將多能劈頭說壞。則上半曲折神理亦盡失矣。○摘訓曰。註非以聖而無不通也。正與上條聖無不通相應。則吾少也賤。是為子貢將聖而解。非為太宰聖者與而解也。存疑以太宰知我乎作一層。以辭子貢之聖。以少賤鄙事作一層。以辭太宰之聖。與註背了。似當云。賜也說得過了。不知我。太宰說的是。其知我乎。蓋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原非由於天縱。可見是太宰知我。然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太宰亦安得以我之多能。而遽謂之聖乎。前三句是

反子貢意後二句。又是反太宰意。○按摘訓此段勝用  
晦。○細玩摘訓之解。後二節只是一謙字。蓋知聖者有  
淺深。而聖人只是承之以謙。壬申七月 ○刁蒙吉曰。君  
子者。學為聖人者也。言聖則吾不敢。竊嘗從事於君子  
矣。○又曰。陽明一派。遂謂多為聖門所忌。豈其然。○子  
貢平日在多學而識上著力。若此章多能。只是釣弋射  
御之類。子貢亦未必著力也。故此章無指點子貢意。至  
云防學者馳騫之病。此意固有之。然只是餘意。壬申七  
月

吾有知乎哉章。呂用晦曰。以首二句屬夫子之學。下三  
句方轉到誨人。前輩多主此。○庚戌徐乾學破云。聖不  
自有其知。而又善引人於知也。○空空兩字。正蒙亦誤

解見第八篇

鳳鳥不至章。刁蒙吉曰。河出圖。只是言聖王之瑞。與畫  
卦全無干涉。故註不之及。

子見齊衰者章

顏淵喟然歎曰。章。彌高彌堅之境。即吾斯未能信之境  
也。曾點亦見此意。但點見其易。淵開見其難。所以不同。  
甲寅十一月 ○語類問博約之說。程子或以為知要。或  
以為約束。如何。曰。約我以禮。與約之以禮一般。而程子  
却作兩樣說。某曉不得。孟子曰。將以反說約也。這却是  
知要。○約禮只是歸到躬行。不是徒增意見。資辨論。這  
便是漸漸到一貫之道。壬申七月 ○語類問聖人教人  
先博文而後約禮。橫渠先以禮教人。何也。曰。學禮中也。

有博文。如講明制度文爲。這都是文。那行處方是約禮也。○語類曰。這個卓爾。事事有在裏面。亦如一以貫之相似。○陳安卿曰。高堅前後之實。恐亦不外乎日用行事之近。朱子曰。卓爾卽是前日高堅前後底。今看得確定卓然。爾不是高堅前後之外。別有所謂卓爾者也。見文集卷五十七。○呂用晦曰。高堅前後與立卓。原無兩事。只是工夫到立卓。纔得親切耳。說做仍舊。恹恹因落狐窟。而強分兩樣者。又說得首節是顏子走錯路頭。不知顏子從來不曾做差工夫。看註云。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則首節是贊辭。非悔辭也。○又云。此章是顏子自敘入道始末。與夫子志學章同例。顏子平生用功得力處。俱在此中勘驗。第二節是其

真參實證根源。欲罷二句中。煞有工夫。有所立卓。只是實事。故程子謂孟子難學。學顏子有準的。正指此也。後來錯看顏子做陸象山王陽明一流。懸空解悟。皆爲此章書理不明耳。○按語類曰。顏子其初見得聖人之道。尚未甚定。所以說彌堅彌高在前。在後。及博文約禮工夫。旣到。則見得如有所立卓爾。又問顏子合下何不便做博文約禮工夫。曰。顏子氣稟高明。合下見得聖人道大如此。未肯便向下學中求。及其用力之久而後。知其真不外此。故只於此處着力耳。○又曰。不是夫子善誘。便雖見得高堅前後。亦無下手處。如今學者。元不曾識。那個高堅前後底。是甚物事。更怎望他卓爾底。○愚按語類謂顏子初未肯便向下學中求。仁山金氏亦有顏

子始初便欲一蹴而到之說與用晦所云顏子從來不曾做差工夫似不同大抵顏子始初亦未免有差但不至如俗說所云陽明象山一流也須細辨戊午五月二十  
十○楊子曰昔者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

子疾病章

有美玉於斯章

子欲居九夷章

吾自衛反魯章史通曰此聖人幸其不負反魯之意人見聖人反魯以為道不得行聖人說吾自反魯得與吾黨小子日相講明刪詩定樂使雅頌得所亦吾不負吾道於窮居之一事豈必行可而後為得志哉此章語

類無○樂正則詩正詩正則樂正此只可作實意正意

自兩平說壬戌

出則事公卿章

子在川上曰章

此章逝字極似繼之者善繼字○呂用晦曰夫子之旨在不舍不在逝者勉齋謂此兼體用言蓋小德川流者如斯不舍大德敦化者亦如斯不舍一故神者如斯不舍兩故化者亦如斯不舍壬申七月  
○語類曰人之不能不息者有二一是不知一是役於欲人須是下窮理工夫使無一理之不明下克己工夫使無一私之或作然此兩段工夫皆歸在敬上故明道云其要只在謹獨○滄柱曰今人因本文無道字遂謂作文用道字者未免添足不知心境物理無不兼說獨將



道字避去亦穉子見耳。先輩據註以釋經是作文要訣。觀者無為邪說所惑可也。○冉永光於此章亦欲兼存不露道之說覺少決斷矣。

吾不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章。熊伯甘曰此言仁者安仁未易見也利而行勉而行則有之矣。

譬如為山章

語之而不惰者章。楊龜山曰語之而不惰者於吾言無所不說也與聞斯行之異矣。

子謂顏淵曰章。語類曰未見其止只是不息非得其止之

止。

苗而不秀者章。呂用晦曰不秀不寔在人以為必無此理惟老農知之纔知其有使自不得不愈加奮勵。

後生可畏章

法語之言章

三軍可奪帥也章。秦開去廉頗李牧亦是奪。

衣敝緇袍章。譚梁生曰此章記於數十年之後追憶數

十年之前夫子教子路語頗未合識以明夫子之善誘

子路之深造何用不臧語在入門時夫子將進之升堂

何足以臧語在升堂時夫子將進之入室相去年遠觀

終身字可見。

歲寒章。順治壬辰張芳曰歲末有不寒如松柏者少耳。

天下豈有窮士之時哉。○疾風勁草又不如急流勇退

知者不惑章

可與其學章。立須與子莫之執中有別立內亦自有權。

蓋權字有淺深。子莫所無之權。權之淺者也。未可與權之權。權之深者也。辛酉六月○語類曰：經是已定之權。權是未定之經。○又曰：文中子云：權義舉而皇極立。義可以總括得經。權不可將來對權。○又曰：伊川說權。却是經說得不活。如某說非是。異伊川說。即是須為他分別。經是經。權是權。如漢儒反經之說。却經權曉然在眼前。伊川說：曉得底。却知得。權也是常理。曉不得底。却鶻突了。○又曰：伊川言權。即是經。某謂不必如此說。孟子分明說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權與經。豈容無辨。但是伊川見漢儒只管言反經是權。恐後世無忌憚者。皆得借權以自飾。因有此論耳。然經畢竟是常。權畢竟是變。○又曰：漢儒說反經合道。此語亦

未甚病。蓋事也有那反經底時節。只是不可說事事要反經。○又曰：執中無權。這權字稍輕。可以說事事皆用權。嫂溺。援之以手之權。這權字却又重。亦有深淺也。○又曰：伊川說經權字。將經做個大底物事。經却包得那個權。此說本好。只是據聖人說。可與立。未可與權。須還是他兩個字。經自是經。權自是權。若如伊川說。使用廢了。那權字始得。只是雖是權。依舊不離那經。權只是經之變。○又曰：程子所說漢儒之誤。固是如此。要之反經合道一句。細思之。亦通。緣權字與經字對說。纔說權。便是變。却那個須謂之反可也。然雖是反那經。却不悖於道。雖與經不同。而其道一也。○文集卷五十三。答劉季章論此亦最明。○朱子文集卷五十八。答柴深之論子

莫執中無權曰。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游移前却。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也。  
唐棣之華章。伊川曰。唐棣之華。乃千葉郁李。本不偏反。今乃偏反。○庚戌錢世嘉曰。甚矣詩之誣也。用其說以懷人。天下必無情。侈其說以治理。天下必無學。吾故刪之以告天下之思者。○己未馬敬思。唐棣章文。思人思理對做。○語類曰。人心放之甚易。然反之亦甚易。反之固易。但恐不能得他久存耳。

論語講義續困勉錄卷三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章。一篇鄉黨無處不是先進於禮樂。  
十月。

朝與下大夫言章

君召使摛章

入公門章。大全朱子謂古人見君。執贊不執笏。笏則摛之。字文周始執笏。愚恐古人之笏。有摛時。亦有執時。當再考。  
壬申七月。

執圭章

君子不以紺緌飾章。熊伯甘曰。曾見幽燕老將云。精於造甲者。左手偏重。右手偏輕。妙在襯上鐵上加減。因思

短右袂只是右手之狐畧同半臂。而表對之襲。仍是般長。○熊伯甘曰。告老非有大事。非有君命。未可數與班行。想當行禮於私家。如近世望闕之意。

齋必有明衣章

食不厭精章

摘訓曰。肉雖多。所設肉品之多也。

席不正不坐章

鄉人飲酒章

問人於他邦章

廐焚章

君賜食章

朋友死章

寢不尸章

見齊衰者章

升車章

摘訓曰。立是立於車後。蓋人之升車也。孰不執

綏以升。其執綏而未升也。孰不立以執之。是立以執綏者。人之所同。而正立以執綏。則夫子之所獨。然執綏便欲升車矣。其立不過暫時耳。是亦造次不離於正也。心體正。及誠意肅恭。俱指正立說。蒙引誤。

也斯舉矣章



